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三四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三

文學部十二 博學 幼學 從學 同學 廢學 不學附

博學一

易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增內則曰二十而冠博學不教內而不出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博學無方孫友視志 曲禮曰博聞强識而讓敦善行而不怠謂之君子 原儒行曰儒有博

學而不窮　增中庸曰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論語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荀子曰木受繩則直金受礪則利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已則知明而行無過矣　又曰多聞曰博少聞曰淺多見曰閑習少見曰陋　揚子曰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寡聞則無約也寡見則無卓也　又曰多聞見而識乎正道者至識也　徐幹治學篇曰鄙儒之博學也務

於名物詳於器械矜於詁訓摘其章句而不能統其大義之所極以獲先王之心此無異乎女史誦詩内豎傳令也　虞溥訓諸生誥曰所觀彌博所習彌多日聞所不聞日見所不見然後心開意朗敬業樂羣不覺大化之陶己至道之入神也　近思録曰明道先生以記誦博識為翫物喪志注鄭轂云嘗見顯道云某從洛中學時録古人善行別作一冊明道見之曰是翫物喪志葢言心中不宜容絲髪事胡安國云謝先生初以記問為學自負該博對明道舉史書成篇不遺一字明道曰賢却記得許多可謂翫物喪志謝聞此語汗流浹背及看明道讀史又却逐行看過不蹉一字

謝甚不服後來省悟却將此事做話頭接引博學之士

朱子曰博學謂天地萬物之理修己治人之方皆所當學然亦各有次序當以其大而急者為先不可雜而無統也　又曰學不貴博貴於正而已正則博　五峰胡氏曰學欲博不欲雜守欲約不欲陋雜似博陋似約學者不可不察也

博學二

原論語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增漢書曰張安世用善書

給事尚書上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惟安世識之具作其事後購求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上奇其才擢為尚書令

拾遺記曰劉向校書天禄閣夜有老人著黄衣植青藜杖登閣而進見向暗中獨坐誦書乃吹杖端煙燃因以相見説開闢以前向因受五行洪範之文恐辭説繁廣忘之乃裂裳及紳以記其言至曙而去向請問姓名云我是太乙之精天帝聞卯金之子有博學者下而觀焉乃出懷中竹牒有天文地圖之書

以授之　又曰何休木訥多智三墳五典陰陽算術河洛讖緯及遠年古諺歷代圖籍莫不成誦門徒有問者則為注記而口不能説作左氏膏肓公羊廢疾穀梁墨守謂之三闕鄭康成蜂起而攻之求學者不遠千里嬴糧而至如細流之赴巨海京師謂康成為經神何休為學海　又曰任末河洛祕奥非正典籍所載皆注記於柱壁及園林樹木慕好學者來輒寫之時人謂任氏為經苑　後漢書曰許慎字叔重少博學經籍時人為之

語曰五經無雙許叔重　晉書曰裴頠博學稽古自少知名周弼見而歎曰頠若武庫五兵縱横一時之傑也

原又曰張華博覽圖籍四海之内若指諸掌武帝嘗問漢宫室制度及建章千門萬户華應對如流聽者忘倦畫地成圖左右屬目帝甚異之時人比之子產　又曰束晳博學多聞初太康二年汲郡人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漆書皆科斗字文既殘闕不復詮次武帝以其書付秘書校綴次第尋考指歸

而以今文寫之晳在著作得觀竹書隨疑分釋皆有義證時有人於嵩高山下得竹簡一枚上兩行科斗書莫有知者司空張華以問晳晳曰此漢明帝顯節陵中策文也檢驗果然時人服其博識　增南齊書曰陸澄少好學博覽無所不知行坐眠食手不釋卷永平初領國子博士時尚書令王儉在尚書省出巾箱几案雜服飾令學士隸事事多者與之人人各得一兩物澄後來更出諸人所不知事復各數條并奪物將去儉戲之曰陸

公書廚也　南史曰何憲博涉該通羣籍畢覽天閣寶

秘人間散逸無遺漏焉任昉劉渢共執秘閣四部書試

問其所知自甲至丁書説一事并敘著作之體累日連

夜莫見所遺　又曰傅昭終日端居以書記為樂雖老

不衰博極古今世稱為學府　梁書曰許懋永元中為

國子博士號為經史笥　北史曰隋房暉遠明三禮春

秋三傳詩書周易兼善圖緯牛弘稱為五經庫　唐書

曰虞世南為秘書監封永興縣子帝嘗命寫列女傳於

屏風於時無本世南暗疏之無一字謬帝每稱其五絶一曰德行二曰忠直三曰博學四曰文詞五曰書翰

潛確類書曰唐太宗嘗出行有司請載副書以從上曰不須虞世南在行秘書也　唐書曰李守素署天策府倉曹參軍通氏姓學世號肉譜許敬宗曰倉曹此名豈雅目邪宜有以更之虞世南曰昔任彦昇通經時稱五經笥今以倉曹爲人物志可乎　又曰谷那律淹識羣書褚遂良嘗稱爲九經庫　又曰殷踐猷博學尤通氏

族歷數醫方賀知章嘗號為五總龜謂龜千年五聚問無不知也　宋史曰邢昺太平興國初舉五經廷試日名升殿講師比二卦又問以羣經發題太宗嘉其精博擢九經及第　又曰杜鎬幼好學博聞强記太宗朝為崇文院檢討凡所檢閱即戒書史云某事在某書某卷幾行覆之一無差誤每得異書多召問之鎬必手疏本末以聞士大夫有所著撰多訪以古事雖晚輩卑品請益應答無倦　又曰朱昂少與熊若谷鄧洵美同學時

有朱遵度好讀書人號之為朱萬卷目昂為小萬卷

元史曰侯均積學四十年羣經百氏無不淹貫旁通釋老外典故其答諸生所問窮索極探如取諸篋笥雖方言古語世所未曉者莫不隨問而答世咸服其博聞

又曰虞集文宗時除奎章閣侍書學士帝方嚮用文學以集弘才博識無施不宜一時大典冊咸出其手又曰集學雖博洽而究極本原研精探微心解神契其經緯彌綸之妙一寓諸文 李氏續藏書劉繪貽楊慎書曰

僕觀足下蒙難以來嘔心苦志摹文讀經延搜百氏窮探古蹟鑿石辨剥泐破冢出遺忘有僻儒苦士白首逢雚日自慕索所不能盡

博學三

原 博學多聞 博覽洽聞 說苑孟子曰人知糞其田莫知糞其心糞田莫過利苗得粟糞心易行得其所欲何謂糞心博學多聞何謂易行一性止淫也 劉向集序曰向博覽洽聞研綜古今

學無不窺 覽無不見 史記莊子嘗為蒙漆園吏其學無所不窺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 漢書揚雄少而好學不為章句訓詁通而已博覽無所不見

博覽載籍　彌覽載籍續漢書班固年九歲能屬文誦詩賦及長遂博覽載籍九流百家之言無不窮究所學無常師不為章句舉大義而已　張華應難曰於微先生謂虛儀夫子曰今子雖彌覽載籍積學於無用之地

博通百家　博極羣書王充博通衆流百家之言詳好學三　皇甫謐元晏春秋曰予嘗恨不能請命於天延年累百博極羣書也

博通墳素

博覽圖籍郭泰別傳泰早孤就學屈伯顏三年業畢博通墳素　下詳張華博學二

荀淑博學　班斿博學荀淑博學而不為俗所非也　班斿博學有俊才與劉向校秘書上器其能

山川能說　祭祀能語詩傳曰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器能詔使命能造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記能誄祭祀能語君子能此九者可謂有德音可以為大夫

苞

含六藝 管綜百氏 王逸折武論曰苞含六藝遊覽百家 張超薦袁伯業曰袁遺苞羅載籍管綜百氏

抗六典之崇奧 辨九籍之至言 應瑒贊德賦

增學海 經苑 何休任末並詳博學二

書廚 學府 陸澄傅昭並詳博學二

五經笥 九經庫 邊孝先嘗曰腹便便五經笥詳下 經典總載 谷那律詳博學二

經史笥 人物志 許懋李守素並詳博學二

杜武庫 朱萬卷 晉書杜預博學多通號曰杜武庫言其無所不有也 下朱遵度詳博學二

聚學為海 畫地成圖 玉海章甫如星逢掖如雲聚學為海涔詞為鋒 下張華詳博學二

翺翔書圃 貫穿策家 司馬相如上林賦修容乎禮園翺翔乎書圃 段成式書貫穿策家窮綜

書事指諸掌　文載其腹晉書曰何劭博學善屬文嵩陳說近代事若指諸掌

韓愈詩為人強記覽過眼不再讀偉哉羣聖文磊落載其腹　周合羣籍　博貫九

經連叢子楊震問李彦曰吾聞臨晉君異才博聞周合羣籍如世不歸大儒何答曰所據者正故衆人不能

用耳　宋史判監李至上言國子博士杜鎬直講崔頤正孫奭皆苦心強學博貫九經問義質疑有所依據

通貫六藝　博涉百家東漢張衡通貫六藝北史李業興博涉百家　披

涉萬卷　涵飫六經抱朴子云洪年五六始習孝經論語易但貪廣覽於中書曾披涉自

正經諸史百家之言近將萬卷　宋史陳仲微涵飫六經精研理致於諸子百家天文地理醫卜釋老之學靡

不搜獵云　言泉百氏　腹笥九經詳儒術一　博涉經傳　富

有文藝 晉書成公綏幼而聰敏博涉經傳詞賦甚麗以天地之盛古人未之有賦遂為天地賦 宋張洎為翰林學士太宗嘗謂近臣曰張洎富有文藝至今尚苦學江東士人之冠也甚見寵遇

探綜圖緯 蔡邕郭有道碑文考覽六經探綜圖緯

蒐獵子史 名山藏王世貞異才博學橫絕一世其所蒐獵子史百氏皆以意鎔鍊翕然為一家

博見強志 漢書劉向父子俱好古博見強志過絕於人

宏襟達識 韓休蘇頲集序疑綘老之年走朝有問卜晉侯之疾訪史莫知莫不取揆宏襟詢謀達識

包今統古 茹古含今 柳宗元起廢答曰腹溢儒書口盈憲章包今統古進退齊良 皇甫湜韓愈墓誌茹古含今無有端倪

鉤引貫穿 仰取俯拾 柳文鉤引貫穿舉大包小 蘇東坡詩學如富貴在博收仰取俯拾無遺籌

總攬羅

絡 博洽精通 柳文言其學則皆總攬羅絡橫竪雜博天旋地縮鬼神交錯 元史齊履謙博洽精通自六經諸史天文地理禮樂律歴下至陰陽五行醫藥卜筮無不淹貫 學鏡千古學該七録 李白文學鏡千古智周萬殊柳祭文藝邃六書學該七録 若吞雲夢如探淵海 唐崔鄜子頤為豫章王侍讀既去王重之不已遺書曰足下博聞强記視漢臣之三箧似涉蒙山對梁相之五車若吞雲夢 元史元明善以文學自負嘗問吳澄易詩書春秋奧義歎曰與吳先生言如探淵海詳講論二 詳練朝典 增光國體 宋史李淑真宗時授校書郎館閣校勘淑警慧過人博習諸書詳練朝廷典故凡有沿草帝多諮訪焉 遼史高勳謂穆宗曰李澣富於文學方今少有倫比若留掌詞命可以增光國體 達奇辭 解奥義 韓愈上李侍郎書奇

辭奥旨龎不通達　宋史蔡元定古書奇辭奥義人所不能曉者一過目輒解

言曲水　知榮光

晉束晳傳武帝問摯虞三日曲水之義虞對曰漢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亡人以為怪乃招攜之水濱洗祓遂因水以泛觴晳進曰虞不足以知臣請言之昔周公成洛邑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流又秦昭王以三日置酒河曲見金人奉水心之劍曰令君制有西夏乃霸諸侯因此立為曲水自二漢相緣皆為盛集帝大悅　南齊書永明中天忽黄色照地衆莫能解王摛云是榮光世祖大悅

知仙館　對帝丘

劉義慶世說嵩山北有大穴晉時有人誤墮穴中見二人圍碁局下有一杯對飲墮者告以飢渴碁者曰可飲此墮者飲之氣力十倍碁者曰汝欲停此否墮者曰不願碁者曰從此西行有天井但投身入井自當出若飢取井中物食之墮者如言可半年乃出自蜀中歸洛下問張華華曰此仙館也

所飲者玉漿也所食者龍穴石髓也 唐書高宗東封泰山以許敬宗領使次濮陽帝問竇德玄此謂帝丘何也德玄不能對敬宗曰昔帝顓頊始居此地以王天下故曰帝丘

女浴渭水 雉集唐宮

益部耆舊傳漢武時張寬為侍中從祀甘泉至渭橋有女子浴於渭水乳長七尺上怪問之女曰後第七車侍中知我所來時寬在第七車對曰天乳星主祭祀者齋戒不潔則女人星見 山堂肆考唐褚遂良貞觀中為起居郎博涉文史時雉數集宮中帝問何祥也遂良曰昔秦文公時有二童子化為雉雌鳴陳倉雄鳴南陽文公得其雌遂雄諸侯始為寶雞祠漢光武得其雄起南陽有四海陛下本封秦故雌雄並見以告明德帝悅曰人之立身不可無學遂良所謂多識君子哉

遺火珠經 祭白馬祠

漢遺史武帝元狩中有日者奏太乙星不見帝召問東方朔朔奏曰是星不見則游於世為居民福壽是月果

有會稽太守奏海中有人丫角面如玉色美髭鬚而腰蔽葉乗一葉紅蓮約長丈餘偃卧其中手持一黄書自東海浮來遺其黄書飄至亭側進於帝帝令朔驗之曰此上界火珠經也或曰連珠　宋史尹拙博通經史周世宗北征命翰林學士為文祭白馬祠不知所出遂訪於拙拙歴舉郡國祠白馬者以十數當時服其該博

青州世子　藍田玉人

山堂肆考宋孝武時青州人嘗發古冢有銘云青州世子東海女郎帝問學士鮑照徐爰蘇寶生皆不能悉賈希鏡對曰此是司馬越女嫁茍晞兒檢訪果然　隋書崔頤大業四年從駕汾陽宫次河陽鎮藍田令王曇於藍田山得一玉人長三尺四寸著大領衣冠幘奏之詔問羣臣莫識頤曰漢文以前未有冠幘即是漢文以來制作臣見魏大司農盧元明撰嵩山廟記曰有神人以玉為形像長數寸或出或隱出則令世延長

出洞冥記　出渤海記

唐上官儀應詔

詩中用影娥池學士無解其事者祭酒令狐德棻召張柬之等十餘人求出處柬之對曰洞冥記漢武於望鶴臺西起俯月臺臺下穿影娥池每登臺眺月影入池中如仙人乘舟笑弄月影因名亦曰眺蟾臺德棻歎其博

宋王貽孫溥之子太祖嘗問趙普拜禮何以男子跪婦人不跪禮官無有知者貽孫曰古詩云長跪問故夫即婦人亦跪也唐天后朝始拜而不跪普問其所出對曰出太和中幽州從事張建章渤海記盖王溥嘗藏書萬卷貽孫徧覽之故博雅如此

背誦儀禮　連書道符

宋張端公伯玉范文正公客也名重當世有一士人頗强記自負謁端公雄辯風生端公畧不為動以手指其室中四櫃書曰吾衰病不如昔所能記憶者獨此耳君試自探一卷來吾為子誦之士人即櫃中偶探得儀禮端公語士人君宜自舉其首士人如其言端公琅然背誦士人駭服　元道士張伯雨號句曲外史初謁虞集集不與言儒者事只問道

家典故伯雨畧相酧對或不能詳復問伯雨能作幾家符篆伯雨對不能集曰集試書之以質是否連書七十二家伯雨歎服輒下拜曰真吾師也

知參汾之神　言湯尹之狀

左傳晉平公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為祟敢問此何神也子産曰昔高辛氏有季子曰實沈遷於大夏主參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成王滅唐而封大叔故參為晉星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玄冥師生允格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太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今晉主汾而滅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晉侯聞之曰博物君子也　晏子云景公舉兵將伐宋師過泰山夢見二丈夫立而怒甚公恐覺辟門召占夢者至公曰今夕吾夢二丈夫立而怒吾猶識其狀識其聲占夢者曰泰山之神怒也明日晏子朝見公告之對曰是宋之先湯與伊尹也晏請言湯伊尹之狀湯質

皙而長顏以鬚鬚兊上豐下倨身而揚聲伊尹黑而短蓬而鬚豐上兊下僂身而下聲公曰然是已今若何晏子曰請散師以平宋

知絳人之年 辨鍾山之銘

左傳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吏走問諸朝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郤成子於承匡之歲也七十三年矣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杜注云亥字二畫在上併三人為身如算之六 唐書鄭欽說傳梁任昉大同四年七月於鍾山得銘曰龜言土著言水甸服黃鍾啟靈址瘞在三上庚墮遇七中巳六千三百浹辰交二九重三四百圯當時莫能辨者因戒諸子世世訪人五世孫升之寫以授鄭欽說說行三十里悟曰甸服五百也黃鍾十一也由大同四年却數漢建武四年

凡五百一十一年葬以三月十日庚寅三上庚也圯以七月十二日已巳七中已也浹辰十二也建武四年三月至大同四年七月六千三百一十二月月一交故曰六千三百浹辰交二九十八也重三六也建武四年三月十日距大同四年七月十二日十八萬六千四百日故曰二九重三四百圯升之大驚

通三禮三傳 南史沈文阿博采先儒異同自為義疏通三禮三傳

論三桓七穆 唐書崔日用自言明左氏春秋諸侯官族他日學士大集日用問武平一曰魯三桓鄭七穆柰何答曰慶父叔牙季友桓三子也孟孫至彘凡九世叔孫舒季孫肥凡八世鄭穆公十一子子然及二子孔三族亡子羽不為卿故稱七穆子罕子駟子良子國子游子印子豐也一坐驚服

識尚書逸篇

識竹簡古書 南史劉顯博涉多通任昉嘗得一篇缺簡文字零落示諸人莫能識者顯見云是古文尚書所刪逸篇昉

檢周書果如其說　襄陽人開古冢得玉鏡及竹簡古書字不可識江淹以科斗字推之則周宣王之前也簡殆如新

兼陳農所未究　綜河間所未輯任昉齊竟陵王行狀天才博贍學綜該明至若曲臺之禮九師之易樂分龍趙詩析齊韓陳農所未究河間所未輯有一於此罔不兼綜者

望衢罕窺其術　觀海莫際其瀾任昉王文憲集序曰宏覽載籍博遊才義金版玉匱之書海上名山之旨沈鬱澹雅之思離堅合異之談莫不總制清衷遞為心極　惟取王佐之畧　宜居師範之選宋史王當幼好學博覽古今惟取王佐大畧

元史陳旅篤志於學於書無所不讀咸以為旅博學多聞宜居師範之選以薦除國子助教　究諸子之本原　極百氏之津涯性理張氏曰堯夫於書無所不讀諸子百家之學皆

究其本原而釋老技術之說一無所惑其志　元史韓性博綜羣籍自經史至諸子百氏靡不極其津涯究其根柢

博學四

增多聞可以為輔　國語晉文公使趙良為卿辭曰欒枝貞慎先軫有謀胥臣多聞皆可以為輔臣弗若也

原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　左史倚相詳史

於學為博物　家語夫子曰子產於民為惠主於學為博物吾以兄事之

孔子博學　論語鄭注曰美孔子博學不成一名案抱朴子云孔子聞商羊而成浩瀁訪烏砮而洽東肅諮萍實而言色味訊土狗而識墳羊披靈寶而知山隱因折俎而說專車瞻離畢而分陰陽之候由姦斯而覺閏餘之錯何神之有學而已矣

增史辨三豕家語卜商反衛見讀史志者云晉師伐秦三豕渡河子夏曰非也己亥耳讀史志者問諸晉史果曰己亥於是衛以子夏為聖

原郯子博識郯衍別傳曰郯子博識善叙事有禹益之鴻才

博學通明又曰衍博學通明才高志大當世無其類

增若齊王食雞呂氏春秋善學者若齊王之食雞必食其距數千而後足又余知古書勤逾抱犬博擬食雞

登諸朝史記儒林傳序詳延天下方正博聞之士咸登諸朝

博雅君子孔安國尚書序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

原揚雄觀書石渠詳好學

學之淵府典論曰北海鄭康成學之淵府

賈逵通五家穀梁詳儒術

博通古今劉寶詳好學

增參議禮樂後漢書董鈞博通古今永平中為博士時草創五郊

祭祀及宗廟禮樂威儀章服輒令鈎參議多見從用當世稱為通儒

書倉 拾遺記曹曾魯人也天下名書上古以來文篆訛落者曾皆刊正垂萬餘卷世亂曾慮先文湮沒乃積石為倉以藏書故謂曹氏為書倉

原學無所遺 典論曰今之文人魯國孔融廣陵陳琳山陽王粲北海徐幹陳留阮瑀汝南應瑒東平劉楨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

鐘鳴知山毀 異苑魏時殿前鐘大鳴衆皆震駭張華云此蜀山毀故鐘鳴應之蜀都尋上事如華言

增青箱王氏學 山堂肆考南宋王淮之自曾祖彪之祖父臨之約之家世相傳並識江左舊事緘之青箱世謂之青箱王氏學

奪團扇 南史王摛以博學見知齊尚書令王儉嘗使賓客隷事多者賞之探索多窮惟何憲為勝乃賞以五花簟白團扇憲坐簟執扇意氣甚自得摛後至儉以所隸示之曰卿能奪之不摛操筆便成事既奥僻辭亦華

美舉坐擊賞儉命左右抽憲簟擒手自掣取扇登車而去儉笑曰所謂大力者負之而趨

班馬復生 又崔慰祖好學聚書至數萬卷與劉孝標皆以碩學被徵國子祭酒沈約吏部郎謝朓嘗與吏部省中賓客俱集各問慰祖地理中所不悉十餘事慰祖口吃無華辭而酧據精悉一座稱服朓歎曰班馬復生何以過此

抵掌可述 任昉為蕭揚州作薦士表曰王僧孺筆耕為養傭書成學至乃集螢映雪編蒲緝柳先言往行人物雅俗甘泉遺儀南宫故事畫地成圖抵掌可述

年少不廉 梁書朱异折節從師遍治五經涉獵文史兼通雜藝年二十詣都尚書令沈約面試之因戲曰卿年少何乃不廉异未達約曰天下惟有文義棋書卿一時將去可謂不廉也

劉石經 北史劉芳為太子庶子王肅自建鄴來奔芳與肅論禮肅歎曰此非劉石經邪昔漢世造三字石經於太學學者文字不正多往質焉芳音義明辯疑者

皆往詢訪故時人號為劉石經

誦義疏始末 又房暉遠世傳儒學隋文帝受禪令國子生通一經者並悉薦舉既策問訖博士不能時定臧否祭酒元善因令暉遠考定之暉遠覽筆便下初無凝滯或有不服者暉遠問其所傳義疏輒為始末誦之然後出其所短自是無敢飾非者諸儒推其通博擢為國子博士

裴子野許可 孔帖蕭頴士言裴子野嘗著書其所許可當世者孔述睿之博學而已

欲知古事問仲舒 山堂肆考唐高仲舒博通典籍與崔琳同為中書舍人宋璟為相以古事問仲舒今事問琳姚崇亦嘗欲以古事問仲舒今事問齊澣

集賢有人 又唐蔣乂博學強記有史才貞元中為起居舍人帝嘗登淩煙閣視左壁頹剝字多漫缺名乂問之對曰此聖歷中侍臣圖讚也口誦不失一字會召問神策軍建置本末乂條據甚詳宰相高郢鄭珣瑜歎曰集賢有人哉明日詔兼判集賢院

事

搜抉諸史百子 文粹李漢韓文公集序諸史百子皆搜抉無隱

書麓 唐李善邕之父也淹貫古今然不能屬文故時號書麓為文選注

李書樓 唐書李磎昭宗朝為宰相磎自在臺省聚書至多手不釋卷時人號曰李書樓

柳篋子 職官分紀唐柳璨遷左拾遺公卿朝野託為箋奏時譽日洽以其博目為柳篋子

知蜀年號 山堂肆考初宋太祖將改元諭宰相曰年號須擇前代所未有者及蜀平蜀宮人入内宋主見其鏡背有識乾德四年鑄者召竇儀問之儀對曰此必蜀物蜀主王衍嘗有此號宋主大悦曰宰相須用讀書人由是益重儒者按此時正太祖乾德四年故上怪而問

疏入閣事 宋史劉敞字原父在詞掖有二馬揮之九制之才歐陽文忠公嘗折簡問入閣之禮起於何年閣是何殿開延英起於何年五日一起居遂廢正衙不坐起於何年公方與客對食就坐中

疏入閤事詳盡無遺歐公大驚曰原父博學不可及也

撐腸拄腹 東坡詩撐腸拄腹文字五千卷

制作就正 宋史蘇頌博學自書契以來經史九流百家之說至於圖緯律呂星官算法山經本草無所不通尤明典故喜為人言亹亹不絕朝廷有所制作必就而正焉徽宗時進太子太保爵趙郡公

博聞洽識 山堂肆考袁伯長學士博聞洽識江左絕倫嘗語張伯雨曰宋東都典故能以歲記之渡江以後事能以月記之

約之至精 元史黄溍之學博極天下之書而約之於至精

星辨注張 李氏續藏書楊慎字用修正德間上閲文獻通考天文星名有注張內閣取秘書通考又作汪張中使下問欽天監及翰林館中皆莫知為何星也慎曰注張柳星也歷引周禮史記漢書以復

不減蘇頌 又曰嘉靖初給事張翀上言時政有裔字嵬公瑣之語上問之内閣楊慎適在館中即取荀

子非十二子篇以復敬所蔣公喜曰用修之博何減古之蘇頌乎

幼學一

原内則曰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鞶革女鞶絲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門户及即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九年教之數日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衣不帛襦袴禮帥初朝夕學幼儀請肄簡諒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　學記曰大學始教皮弁祭菜

示敬道也宵雅肄三當祭菜時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而肄習之官其始也入學鼓篋孫其業也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幼者聽而弗問學不躐等也　增論語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孟子曰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　小學總論程子曰古之人自能食能言而教之是故小學之法以豫為先蓋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主則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使盈耳充

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者後雖有讒說搖惑不能入也
又陳北溪曰程子說主敬工夫可以補小學之闕蓋
主敬可以收放心而立大本大本既立然後大學工夫
循序而進無往不通　小學楊文公家訓曰童稚之學
不止記誦養其良知良能當以先入之言為主　又陳
忠肅公曰幼學之士先要分別人品之上下何者是聖
賢所為之事何者是下愚所為之事向善背惡去彼取
此此幼學所當先也　又呂東萊曰教小兒先教以恭

謹不輕忽不躐等讀書乃餘事　朱子小學句讀曰古者小學教人以灑埽應對進退之節愛親敬長隆師親友之道皆所以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而必使其講而習之於幼穉之時欲其習與智長化與心成而無捍格不勝之患也　又小學題辭曰惟聖斯惻建學立師以培其根以達其支　許魯齋小學大義曰朱文公以孔門聖賢為教為學之遺意參以曲禮少儀弟子職諸篇輯為小學之書其綱目有三立教明倫敬身次

稽古以實前篇立教明倫敬身之言其外篇嘉言善行亦不過立教明倫敬身也合內外而觀之則小學之規模節目無所不備矣

幼學二

原學樂　誦詩並詳幼學一　克岐克嶷　能食能言岐嶷言幼有所知下詳幼學一　未能負薪　已知釋菜庶人之子幼曰未能負薪釋菜示敬道也　年始佩觿　心在鼓篋　佩韘之幼　帶經之勤　當竹馬之年　就杏壇之列　始勤蟻垤之功

永詠鹿鳴之什詳幼學一　互鄉之童始聞潔己　揚氏之子終見參玄揚子吾家童烏九歲與我參玄以上白帖　增常視毋誑所見皆善曲禮幼子常視毋誑立必正方不傾聽小學程子曰古人自幼學耳目游處所見皆善至長而不見異物故易以成就　朝益暮習　日開月益管子弟子職曰先生施教弟子是則温恭自虛所受是極見善從之聞義則服温恭孝弟毋驕恃力志毋虛邪行必正直游居有常必就有德顏色整齊中心必式夙興夜寐衣帶必飾朝益暮習小心翼翼一此不懈是謂學則山堂肆考宋綦崇禮幼而穎邁不好戲弄讀書學文日開月益儕輩莫敢望　舞勺舞象　學書學劒上詳幼學一漢書東方朔曰臣少失父母長養兄嫂十三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學擊劒　願

供灑埽 方對聖賢 山堂肆考東漢陳國童子魏照請於郭泰曰經師易遇人師難逢願在左右供給灑埽 又唐狄仁傑為兒時門下有被害者吏就詰衆爭辨對仁傑誦書不置吏讓之曰黄卷中方與聖賢對何暇偶俗吏語也

漸先王教 有成人風 晉太傅司馬越與阮瞻書曰禮年八歲出就外傅明始可以加師訓之責十年曰幼學明可以漸先王之教也 孔帖蘇詵子震以蔭補千牛十餘歲强學有成人風頲曰吾家有子

有棟梁氣 遊翰墨場 宋書王儉幼篤學手不釋卷袁粲見之曰栝柏豫章小已有棟梁氣矣 山堂肆考杜甫詩往昔十四五出遊翰墨場

不觀龍 不啖鹿 唐書褚無量幼受經於沈子正曹福刻意墳典家濱臨平湖有龍出人皆走觀無量尚幼讀書若不聞衆異之 又裴休方兒童時兄弟偕隱家墅晝講經夜著書終年不出户有

饋鹿者諸生共薦之休不食曰疏食猶不足今以啖內後何以繼

持鑿破心　畫沙成卦

唐書尹知章少雖學未甚通解忽夢人持巨鑿破其心內若劙焉志思開徹徧明六經　宋史朱熹幼穎悟嘗從羣兒戲沙上獨端坐以指畫沙視之八卦也

幼教忠孝　先理訓詁

性理朱子曰南軒張公生有異質忠獻愛之自其幼學而所以教者莫非忠孝仁義之實　小學總論呂東萊曰後生小兒學問先理會爾雅訓詁等文字然後可以語上

書札喪志　說文有功

小學程明道曰子弟凡百翫好皆奪志至於書札亦自喪志　名山藏楊慎曰後漢許叔重著說文十四篇咸宗古人不雜臆見可謂有功小學

幼學三

原十年曰幼入生十年曰幼學　十五而志吾十有五而志於學　就師之童魯昭公曰子既生不免水火母之罪也成童不就師父之罪也　書計之事食貨志里胥令餘子在序室未任役使者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以知室家長幼之節　增以學愈愚劉向教學篇夫幼者必愚愚者妄行不能保身孟子曰人皆知以食愈飢莫知以學愈愚　結髮事師漢書梁丘賀薦施讐結髮事師數十年師古注曰言從結髮為童丱即從師學著其早也

先入者為之主晁氏家語王荆公教元澤求館賓須博學善士或謂發蒙何必爾公曰先入者為之主　教以禮性理程明道曰古人自幼入小學便教以禮及長自然在規矩之中　教以事小學朱子曰古者初年入小學只是教之以事如禮樂射御書數及孝弟忠信之事自入大學然後

教之以禮如致知格物及所以為忠信孝弟者

從學一

原北面 東家 應劭造鄭康成曰故太守應仲遠北面稱弟子如何康成歎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閥劭大慙　魏邴原欲游學詣孫崧崧曰君鄉里鄭君學覽古今博聞多識而君捨之履千里所謂以鄭為東家丘者也原曰人各有志或登山采玉或入海求珠豈可謂登山者不知海之深也先生謂僕以鄭為東家丘亦以僕為西家愚人崧辭謝之案家語魯人不識孔子聖人曰彼東家丘者我知之矣

鼓篋 負笈 學記入學鼓篋孫其業也　後漢李固父郃為司徒固改易姓名策杖驅驢負笈追師

善問 實歸 學記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及其久也相悅以解不

善問者反此　莊子季常問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耶

就馬融　范丹為小吏恥之乃遁去就馬融學

從董遇　有從董遇學者曰必先讀百遍其義自見

家為發喪　後漢趙偉恥於廝役遂棄車馬詣資中杜撫授書二十年絕問家為發喪制服偉後乃歸

吏錄犯夜　晉王承為東海吏錄一犯夜人來云從師不覺日暮承曰鞭撻甯越以立威名恐非正化之本遣吏送歸家

增周公學乎虢叔　仲尼學乎老聃　上出韓詩外傳　又揚子曰仲尼皇皇注曾子問曰吾聞諸老聃學禮也

雖離不反　所至樂從　學記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是以雖離師輔而不反也　元史許衡善教其言煦煦雖與童子語如恐傷之故所至無貴賤賢不肖皆樂從

之

三年不讀 **十反愈恭** 劉向說苑公明宣學於曽子三年不讀書曽子曰宣而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對曰宣見夫子居宫庭親在叱吒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說之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　宋史崇寧初范致虛攻程頤為邪說盡逐學徒馬伸任西京法曹欲依頤門以學因張繹求見十反愈恭頤固辭之伸欲休官而來頤歎其有志進之

袪衣往受 **捨職以從** 韓詩外傳孟嘗君請學於閔子使車往迎之閔子曰禮有來學無往教於是孟嘗君袪衣往受業　文中子魏相篇子之韓城自龍門關先濟賈瓊程元後關吏仇璋止之曰先濟者為誰程元曰是王通者也賈瓊曰吾二人師之而不能去也仇璋曰夫杖一德乘五帝扶三才控六藝吾安得後而不往哉遂捨職從於韓城

市

宅其傍　後漢書張霸博覽五經諸生孫林劉固段著等並慕之各市宅其傍以就學焉　接跡於道　白帖陽城遠近慕其行來學者跡接於道　執經壟畔　後漢書孫期少為諸生通京氏易古文尚書家貧事母至孝牧豕於大澤中以奉養焉遠人從其學者皆執經壟畔以追之　講學墓廬　宋史黄幹丁母憂學者從之講學於墓廬甚衆　命子往受　白母即行　宋史周敦頤掾南安時程珦通判軍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為學知道因與為友使二子顥頤往受業焉　又黄幹往見劉清之清之命受業朱熹幹乃以白母母即日行　欣往扶溝　禮見上蔡　性理楊龜山曰明道知扶溝縣兄弟方以倡道學為己任設庠序聚邑人子弟教之名游定夫來職學事定夫欣然往從之　又朱子曰上蔡最得明道教人之綱領嘗宰應城胡文定以典學使者行部

過之不敢問以職事顧因介紹請以弟子禮見入門見吏卒植立庭中如土木偶人肅然起敬遂禀學焉

來安樂窩 **步終南山** 性理呂氏家塾記邵堯夫安貧樂道所居寢息處為安樂窩 宋史高弁弱冠徒步從种放學於終南山

屬事三人 **徒步千里** 宋史朱熹父松病亟嘗屬熹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冲三人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事之而惟其言之聽 性理黃勉齋曰李延平於朱韋齋為同門友元晦歸自同安不遠數千里徒步往從之

屐躡山中 **履滿户外** 元史吳澄崇仁人退歸於家郡邑之所經由士大夫皆迎請執業而四方之士不憚數千里躡屐負笈來學山中者常不下千數百人 名山藏丁璣鎮江人四方從學履滿户外

負書 **挾策** 宋史魏了翁湖湘江浙之士不遠千里負書從學詳儒術三 元史虞集除國子助

教即以師道自任諸生視其退每挾策
趨門下卒業他館生多相率詣集請益

易東　道南

漢書丁寛梁人梁項生從田何受易時寛為項生從者
讀易精敏材過項生遂事何學成東歸何謂門人曰易
以東矣　性理陳淵曰明道在頴昌時龜山因往從學
明道甚喜每言曰楊君最會得容易及歸送之出門謂
坐客曰吾道南矣

問奇字　授文石

載酒問奇字見韻瑞　西京雜記五鹿充宗受
學於弘成子成子少時嘗有人授以文石大如燕卵成
子吞之遂為通儒後成子病吐出文石以授充宗又為
名學

雁行夔立　麐至麐集

賈誼勸學篇昔者南榮跦步涉山川蚤冒楚棘既遇
老聃罷若慈父雁行避景夔立弛進而後敢問　名山
藏王守仁天資高邁隨問而答無不響應四方及門麐
至麐集聽講之後莫不暢豁欣快

從受章句　悉去詩賦

後漢書鍾興少從少

府丁恭受嚴氏春秋光武名見問以經義應對甚明帝善之詔令定春秋章句授皇太子又使宗室諸侯從興受章句　名山藏薛瑄年十二能詩賦從父貞為元氏教諭永嘉徐懷玉高密魏希文濟南王素亨海寧李大亨范汝舟皆元舊儒謫戍玉田貞禮為瑄師於是豁然大悟悉去其詩賦而從講伊洛之學

慕如饑渴　**身自炊爨**　元史胡長孺一時學者慕之有如饑渴之於飲食　北史刁沖十三而孤志學他方於時學制諸生悉日值監廚沖雖有僕隸不令代己身自炊爨

能守師說　**不事舉業**　宋史呂大鈞從張載學能守其師說而踐履之載每歎其勇為不可及　金史元好問年十有四從陵川郝晉卿學不事舉業淹貫經傳百家六年而業成

鬻田走問　**執詩為贄**　宋史羅從彥嘗從楊時講易至乾九四爻云伊川說甚善鬻田走洛見頤問之頤反覆以告從彥謝曰聞

之龜山具是矣名山藏王艮聞王守仁良知之學即走詣守仁服古冠服執木簡以二詩為贄及聞其論格物致知之旨恍然有悟乃拜為弟子

驚汗浹背　積誠若縷宋史羅從彥為惠州博羅縣主簿聞楊時得程氏學慕之及時為蕭山令遂徒步往學焉初見時三日即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虛過一生矣續藏書董蘿石澐年六十有八矣聞王文成講學山中訪之文成與之語連日夜蘿石退謂何生秦曰今吾聞夫子良知之說而忽若大寐之得醒吾將北面夫子而終身焉秦入以請於文成文成曰齒長於我矣苟吾言之見信奚必北面而後為禮乎蘿石聞之曰夫子殆以予誠之未積歟辭歸兩月持一縑而來謂秦曰此吾老妻之所織也吾之誠積若此縷矣夫子其許我乎秦入以請陽明子固辭不獲則許之以師友之間

涉江浮海　雲擁星羅名山藏李承箕字世卿從白沙受學於陳獻章涉江

浮海水陸萬里往見者四又鄒守益字謙之絳帷一啟雲擁星羅**不在弟子之列**

許以師友之間宋史蔡元定聞朱熹名往師之熹扣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也不當在弟子列遂與對榻講論諸經奥義每至夜分　下詳積誠若縷注

從學二

原邯鄲步莊子壽陵餘子學步邯鄲失其故步匍匐而歸**青藍寒冰**荀子青取於藍而青於藍冰水為之而寒於冰**增砥礪之旁多頑鈍**劉向説苑東郭子惠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夫隱括之旁多枉木良醫之門多疾人砥礪之旁多頑鈍夫子修道以俟天下來者不止是以雜也**顔苦孔之卓**揚子或曰使我紆朱懷金其樂不可量也曰紆朱懷金之

樂不如顏氏子之樂顏不孔雖得天下不足以為樂然亦有苦乎曰顏苦孔之卓也

十人從受 漢書曰蔡千秋受榮廣穀梁春秋時為郎名見上善其說擢為諫大夫給事中後左遷平陵令復求能為穀梁者莫及千秋上愍其學且絕乃以千秋為郎中户將選郎十人從受

卒業 又施讐沛人也讐為童子從田王孫受易後讐徒長陵田王孫為博士復從卒業

所居成市 後漢書曰張楷字公超隱居弘農山中學者隨之所居成市後華陰山南遂有公超市

門成都市 南齊沈麟士隱吳差山講經教授從學之士數十百人各營室宇依止其側時人語曰吳差山中有賢士開門教授成都市

詣大儒受業 北史李鉉以鄉里無可師者遂詣大儒徐遵明受業門下五年稱高弟

太學至不能容 宋史胡瑗既居太學其徒益衆太學至不能容取學宮旁處之

坐春風

朱子語錄朱光庭見程明道先生於汝州歸語人曰在春風中坐了一月

立雪 又游酢楊時見程伊川先生一日先生坐而瞑目二子侍立不敢去久之乃顧曰二子尚在此乎退則門外雪深尺餘矣

才士納命 宋史蔡元定至春陵遠近來學者日衆州士子莫不趨席下以聽講說有名士挾才簡傲非笑前修者亦心服謁拜執弟子禮甚恭人為之語曰初不敬今納命

事之益恭 宋史李之才師河南穆修修性莊嚴寡合雖之才亦頻在訶怒中之才事之益謹卒能受易

不憚百舍 元史許謙延祐初居東陽八華山學者翕然從之尋開門講學遠而幽冀齊魯近而荆揚吴越皆不憚百舍來受業焉

斵地編籬 名山藏陳獻章受學吴與弼與弼師道尊嚴獻章為斵地編籬研墨捧茶

軒閣而居之 名山藏王守仁正德初謫龍場驛丞龍場在南夷萬山中無所得書日坐石穴中默

記舊讀隨手録之意有所得輙為訓釋期有七月五經之旨畧備龍場人則恍守仁相與伐木軒閣而居之學士稍稍來集

從學三

增詩宋石介同張洞李温受業富春先生詩曰鳳凰飛來衆鳥隨神龍遊處羣魚嬉道可服兮身可屈恂恂如在汾河湄

同學一

原割席　遺縑管寧與華歆割席分坐詳好學三　王丹子有同門生遭喪請弔丹楗之令遺

縑而已

事鬼谷　學老龍蘇秦張儀俱事鬼谷先生莊子妸荷甘與神農俱學於老龍吉神農隱几闔户晝瞑妸荷甘日中奓户而入曰老龍死矣神農擁杖而起嚗然放杖而笑曰天知予僻陋漫訑故棄予而死

孫臏　龐涓　漢宣　彭祖史記孫臏龐涓俱學兵法事魏惠王為將軍涓以能不及臏以法斷其兩足臏之齊後代魏殺涓　漢宣帝張彭祖同席研書詳硯二

並立則樂　相下不厭並禮記儒行詳儒術一

遜友視志　敬業樂羣並見白帖

離羣索居　獨學寡聞上見白帖學記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

增嚴顏　游揚嚴彭祖顏安樂詳儒術三顓門注　游酢楊時詳從學二立雪注

同師　同業史記儒林傳申公游學長安與劉郢同師已而郢為楚王令申公傅其太

子戊戊不好學疾申公　梁書卞華幼孤貧好學旣長徧治五經與平原明山賓會稽賀瑒同業友善

讓同門生　重同門友　後漢書桓榮拜議郎每朝會輒令榮於公卿前敷奏經書帝稱善會歐陽博士缺帝欲用榮榮讓曰臣經術淺薄不如同門生郎中彭閎揚州從事皐弘帝曰俞往汝諧因拜榮為博士引閎弘為議郎

為同門友雅重侗遣子熹從學熹卒得其業　宋史朱松與李侗

與弟受業　與兄受學　晉書徐苗與弟賈就博士宋鈞受業遂為儒宗作五經同異評　唐書虞世南性沈靜寡欲與兄世基同受學於吳顧野王餘十年精思不懈至累旬不盥櫛

偕隱家墅

同隱山林　上裴休兄弟詳幼學二下崔從與仲兄詳好學三

五人勵志

四友講學　舊史張知謇與兄弟五人勵志讀書皆以明經擢第　宋史馮元與樂安孫質吳陸參譙

夏侯圭善羣居講學或達旦不寢號四友 為歌詩相倡和 以道義相切磨 宋史歐陽修與梅堯臣游為歌詩相倡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 又袁燮孝宗時初入太學陸九齡為學錄同里沈渙楊簡舒璘亦皆在學以道義相切磨

同學二

增相觀而善 學記相觀而善之謂摩 原朋來遠方 論語 增合堂

同席 莊子曰申徒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與合堂同席而坐 同硯席 世說曹爽與魏明帝少同硯席 三賢志同 文粹隋大業間房公李公魏公同師文中子司空圖贊曰三賢志同夙尚儒風以植公忠出遇太宗 同舍白衣御史 宋何羣嗜古學喜激揚論議石

介因館羣於其家使弟子推以為學長羣與人言未嘗下意曲從同舍目為白衣御史

伯仲自相師友 名山藏李承箕成化中與其兄承芳同占湖藩鄉書久之承芳登進士官大理承箕獨從白沙受學久之承芳謝歸大理相與日聚黃公臺更唱迭和伯仲間自相師友

廢學一 不學附

原學校廢

詩書焚 詩青青子衿悠悠我心挑兮撻兮在城闕兮刺學校廢也　史記秦始皇三十四年令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知不舉者與同罪

賢儒皆坑

博士備席 古文奇字云始皇三十五年拜諸生七百人為郎密使人上書曰驪山硎谷中有瓜冬實詔諸生往視之預為伏機諸生方進谷因發機從上投之以土

一時賢儒皆坑死谷中　後漢書儒林傳序自安帝覽政薄於藝文博士倚席不講朋友相視怠散學舍頹敝鞠為園蔬牧兒蕘豎至於薪刈其下

增經籍道息　絃歌音絕

孔安國尚書序書定五十八篇既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　北史儒林傳序因魏氏喪亂屬介朱殘酷文章咸盪禮樂同奔絃歌之音且絕俎豆之容將盡

憲章弛廢　學廬圯廢

晉書儒林傳序有晉莫不崇飾華競祖述虛玄遂使憲章弛廢名教頹毀孔帖劉禹錫嘗歎天下學校廢奏記宰相曰室廬圯廢生徒衰少非學官不振病無貲以約也

後生廢藝　寒族替業

梁書儒林傳序宋齊鄉里莫或開館公卿罕通經術後生孤陋擁經而無所講習三德六藝其廢久矣　孔帖韋嗣立上書極陳永淳後庠序隳散胄子衰缺儒學之官輕章句之選弛貴閥後生以儌倖升寒族平流以替業去陛下誠下

明詔追三館生徒教王公以下子弟一入太學尊師尚儒發揚勸獎然後審畀銓總各程所能則官無曠民樂業矣

官之通經 生無修業 孔帖劉蕡策生徒情業由學校之官廢者盖國家貴其禄而賤其能先其事而後其行故庶官之通經之學諸生無修業之心矣

鳴鳥蔑聞 學徒盡逐 任昉撰策秀才文惰游廢業十室而九鳴鳥蔑聞子衿不作 宋史馬伸傳崇寧初范致虛攻程頤為邪說下河南府盡逐學徒

一飽絕穀 一蹪輟足 淮南子儒有邪辟者而先王之道不廢何也其行之者多也今以為學者之有過而非學者是以一飽之故絕穀不食以一蹪之故輟足不行惑也

杜塞餘道 絕滅微學 漢書劉歆移書太常博士有曰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絕之欲以杜塞餘道絕滅微學非所望士君子也

原懷居

舍業士而懐居不足以為士矣 學人舍業 不勤業 不帥教舜典扑作教刑傳曰扑夏楚也不勤道業則撻之 不帥教鄉簡移之 殖將落 木不雕傳曰魯不悅學閔子騫曰夫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上陵下替周亦其亂乎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 無用心 猶面墻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墻面而立也 詩人刺 弟子嘲上詳學校廢注 邊韶字孝先與弟子嘲曰邊孝先腹便便懶讀書但欲眠 學非時習 道則日亡 當少壯之歲 輕分寸之陰 既忘祿在其中 是謂民斯為下並白帖 增燕辟 嬉戲學記燕朋逆其師燕辟廢其學此教之所由廢也 淮南子人莫不知學之有益於

已也然而不能者嬉戲害之也

女畫　吾止

論語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　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

虧一簣　棄九軔

書為山九仞功虧一簣　孟子有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軔而不及泉猶為棄井也

覆水　釋船

淮南子欲棄學而循性是猶釋船而欲覆水也覆履也

伐柯捨斧

唐文粹方伐柯而捨其斧可乎

棄觚　輟卷

西京雜記傅介子年十四好學嘗棄觚而歎曰丈夫當立功絕域何能坐於豎儒　唐書馬燧少嘗與諸兄讀書乃輟卷歎曰天下將有事矣丈夫當立功於代以濟四海安能矻矻為一儒也

聞不若聾　見不若盲

呂覽尊師篇天生人而使其耳可以聞不學其聞不若聾使其目可以見不學其見不若盲使其口可以言不學其言不若爽使其心可以知不學其知不若

狂故凡學非能益也違天性也

隱几而睡　處穴何見　三國典畧齊許惇無學術與邢邵魏收等同列諸人談說經史惇隱几而睡深為勝流所輕　北史人生世不學其猶穴處何所見焉

視肉撮囊　行尸走肉　莊子人而不學謂之視肉學而不行命之撮囊　拾遺記任末曰好學雖死若存不學者雖存行尸走肉耳

羊質虎皮　酒囊飯袋　揚子或曰敢問質曰羊質而虎皮見草而悅見豹而戰忘其皮之虎也注曰羊假虎皮見豹則戰人假偽名考實則窮　荆湘近事馬氏僭奢諸王子僕從烜赫文武之道未嘗留意時謂之酒囊飯袋

懷空抱虛　鏤冰雕朽　抱朴子懷空抱虛有似蜀人瓠壺之喻胸中無一紙之識不過酒炙所謂冒於貨賄貪於酒食左氏所載不才之子　北史儒林傳序鏤冰雕朽迄用無成

終負素質　不

識一丁 張茂先勵志詩雖有淑姿放心縱逸出般於遊居多暇日如彼梓材弗勤丹漆雖勞朴斲終負素質　潛確類書唐張弘靖曰天下無事挽兩石弓不如識一丁字

馬牛而襟裾　烏獸安鬚眉 韓符讀書城南詩人不通古今馬牛而襟裾符退之子也　下詳勸學五孫復詩

不知今　强引古 史通知古而不知今謂之陸沉記纂淵海唐臧希讓無學術公卿間强引古言以自賢而所聞知多道途得之發必差謬為士子所笑

名其先諱　莫對祖姓 國語范獻子聘於魯問具山敖山對曰先君獻武之諱也獻子歸徧戒其所知曰人不可以不學吾適魯而名其二諱為笑焉惟不學也　山堂肆考宋孝宗時木應之為待問帝問之曰木姓起於何時周知所對上曰端木本子貢之姓其後有木玄虛者豈去複姓之苗裔乎他日上謂洪邁曰木待問乃卿堦乎以明經擢高

第而不知祖姓之所自出卿宜勸之讀書邁拜謝而出歎曰聖上萬幾廣覽如此為士者可不研博古今耶

不知盧橘　不知杕杜

山堂肆考司馬相如作賦不知盧橘之為枇杷鄭康成注禮不知檟之非梨　又唐李林甫無學術時選人嚴迥判語有杕杜二字林甫不識謂侍郎韋陟曰此云杕杜何也陟俯首不敢言

呼臘為獵　改根為銀

山堂肆考李林甫引蕭炅為户部侍郎炅素無學嘗與嚴挺之言稱伏臘為伏獵挺之言於張九齡曰省中豈容有伏獵侍郎乎乃出炅刺岐州　又韓昶愈之子也性闇劣為集賢校理史傳有金根車昶以為誤悉改根字為銀字

誤解蹲鴟　錯寫弄麞

顏氏家訓云蜀都賦注解蹲鴟芋也江南有一權貴誤讀本草乃以為羊字人有饋羊肉者答曰饋蹲鴟開元中馮先進入院校文選兼注釋解蹲鴟云今之芋中即是著毛蘿蔔也蕭嵩聞之拊

掌大笑　職林太常少卿姜度誕子李林甫手書慶之有曰聞有弄麞之喜客視之掩口

誤解字義　妄信鳥名　湘山野錄唐李建勳罷相出鎮豫章一日遊西山田間茅舍有老叟教村童公觴於其廬連食數梨賔僚有曰梨號五臟刀斧不可多食叟笑曰鶡冠子云五臟刀斧乃離別之離非梨也蓋離別傷懷有若刀斧　清異錄南唐王建封不識文義族子有動植疏俾吏錄之其載鴿事以傳寫訛分一字為三變而為人日鳥矣建信之每人日開筵必首進此味

廢學二 不學附

原微言絶　漢書藝文志昔仲尼沒而微言絶七十弟子喪而大義乖

圖籍散亂　史記周道既廢秦焚詩書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圖籍散亂

增不學無術　霍光傳光受襁褓之

託擁詔立宣雖周公何以加此然光不學無術闇於大理

有葉無根 孔帖柳玭曰夫行道之人德行文學為根株正直剛毅為柯葉有根無葉或可俟時有葉無根膏雨所不活也

中書内坐將軍 潛確類書唐令狐綯拜相温庭筠以其無學識譏之曰中書堂内坐將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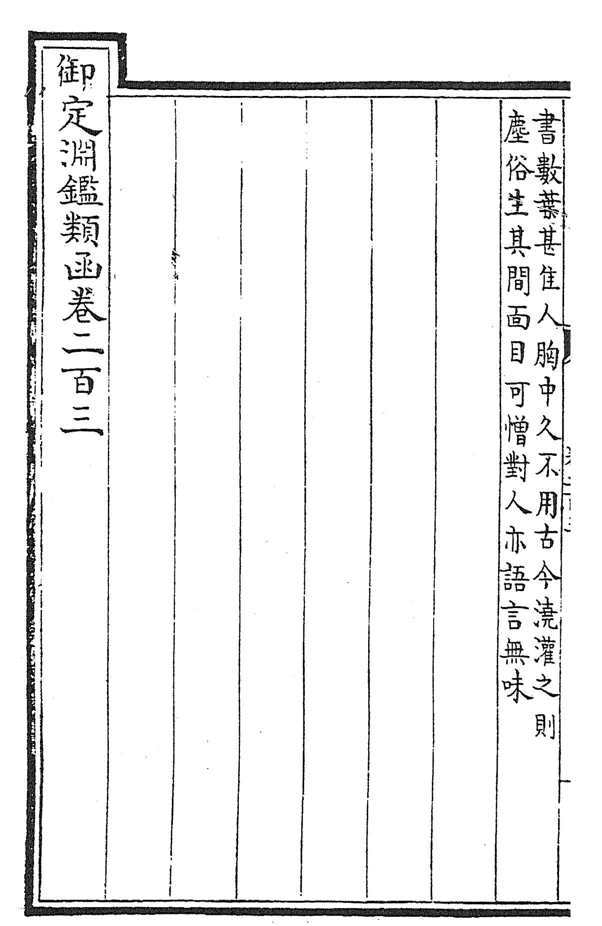
號沒字碑 五代任圜曰崔協不識文字虛有其表號沒字碑又北夢瑣言趙崇標質堂堂而不學人號無字碑

腹負將軍 潛確類書党進官太尉目不知書一日捫腹語曰吾不負汝一家妓進曰將軍故不負此腹但恐腹負將軍耳

讀霍光傳 後山談叢寇萊公在岐張忠定任蜀還不留既別顧萊公曰曾讀霍光傳否曰未也更無他語蓋以不學為戒也

晏然一蠹 宋史程頤嘗言無功澤及人而浪度歲月晏然為天地間一蠹惟綴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云

塵俗生胸 黄山谷與人書云每讀漢



書數葉甚佳人胸中久不用古今澆灌之則塵俗生其間面目可憎對人亦語言無味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六百五十二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四

文學部十三 筆 筆架 筆格 筆牀 筆匣 筆筒併載 硯 硯匣 硯滴附

筆一

原釋名筆述也述事而書之也 增成公綏棄故筆賦序筆者畢也能畢舉萬物之形而序自然之情也 物原虞舜造筆以漆書於方簡 困學記聞古未有筆以書刀刻字於方策謂之削魯爲詩書之國故考工記以

魯之削爲良　原博物志蒙恬造筆　初學記曲禮云史載筆士載言此則秦之前已有筆矣葢諸國或未之名而秦獨得其名蒙恬更爲之損益耳故説文曰筆所以書也楚謂之聿吴謂之不律燕謂之拂秦謂之筆是也　增事文類聚程泰之曰張子訓嘗問僕曰蒙恬造筆然則古無筆乎僕曰古非無筆但用兔毛自恬始耳　原王羲之筆經有人以緑沈漆竹管及鏤管見遺用之多年斯亦可愛玩詎必金寶雕琢然後爲貴也昔人

或以琉璃象牙為筆管麗飾則有之然筆須輕便重則躓矣

筆二

增孝經援神契孔子作孝經使曾子抱河洛事北面孔子簪縹筆衣絳衣向北辰而拜　史記蕭相國何於秦時為刀筆吏　原漢書張安世持橐簪筆事孝武帝數十年見謂忠謹橐契橐也近臣負橐簪筆從備顧問或有所記　揚雄答劉歆書雄為郎三歲自奏少不得學願不受三歲俸得肆心

廣意以自克就詔可令尚書給筆札得觀書石渠　漢官儀尚書令僕丞郎月給赤管大筆一雙篆題曰北宮工作楷于頭上象牙寸半著筆下　華嶠後漢書班超投筆歎曰大丈夫安能久事筆耕乎　謝承後漢書王充於宅内門戶牆柱各置筆硯簡牘見事而作著論衡八十五篇　拾遺記任末年十四學無常師或依林木之下編茅為菴削荆為筆（詳好學二）　東宫舊事皇太子初拜給漆筆四枝銅博山筆牀一副　增拾遺記張華造

博物志奏於武帝帝賜麟角筆以麟角爲筆管遼西國所獻也　魏志甄后九歲喜用諸兄筆硯或曰汝當作女博士邪后曰古賢女皆覽前世成敗以爲己戒不知書何由見之　筆髓王右軍書蘭亭禊序用鼠鬚筆遒媚勁健　南史陶弘景年四五歲恒以荻爲筆畫灰中學書　梁書元帝爲湘東王時筆有三品忠孝全者用金管書之德行精粹者用銀管書之文章贍麗者用斑竹管書之　隋書故事天子臨軒掌朝典筆硯至御座

則承御大夫取進之及劉行本為掌朝進筆於帝承御復欲取之行本不可帝問之對曰設官分職各有司存臣既不得佩承御刀承御亦焉得取臣筆因令二司各行所職　唐百官志起居舍人秉筆隨宰相入殿　唐書歐陽詢書不擇紙筆皆能如意褚遂良須手和墨調精紙良筆方書　又詢子通書亞於父號大小歐陽體晚自矜重以貍毛為筆覆以兔毫管皆象犀非是不書　又岑文本擢中書舍人或勑令叢遽勑吏六七人泚

筆待分口占授咸無遺意　天寶遺事李白少時夢筆頭生花自是才思贍逸　又李白便殿草詔時天寒筆凍帝勅宮嬪十人各執牙管呵之令白遞取書字　唐書柳公權為司封員外郎穆宗問筆何以盡善對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上改容知其筆諫也　五代史史弘肇位方鎮嘗言安朝廷定禍亂直須長鎗大劒若毛錐子安足用哉三司使王章曰無毛錐子軍賦何從集乎　蘇東坡集石晉之末汝州有一士不知姓名每夜

作筆十管付其家至曉闔户而出面街鑿壁實以竹筒如引水者有人置錢其中則一筆躍出筆盡則取錢攜一壺買酒吟嘯自若凡三十年忽去不知所在又數十年復有見之者顔貌如故人謂之筆仙　山堂肆考蔡君謨為歐陽永叔寫集古目録序歐以鼠鬚栗尾筆銅緑筆格等為潤筆君謨笑以為太清而不俗　金史選舉志筆硯承奉舊名筆硯令史大定三年更為筆硯供奉　又文藝傳王國綱興定初名為筆硯直長　元史

楊奐母嘗夢東南日光射其身旁一神人以筆授之已而奐生其父以為文明之象因名之曰奐

筆三 筆匣 筆架 筆格 筆牀 筆筒併載

原翠羽 文犀 西京雜記漢制天子筆管以錯寶為跗毛皆以秋兔之毫官師路扈為之又以雜寶為匣厠以玉璧翠羽皆直百金 傅子曰漢末一筆之柙雕以黄金飾以和璧綴以隨珠文以翡翠此筆非文犀之植必象齒之管豐狐之柱秋兔之翰用之者必被朱繡之衣踐雕玉之履矣 寶跗 象管 並詳上注 吳律 趙毫 上詳筆一 王羲之筆經漢時諸郡獻兔毫書鴻都門惟趙國毫中用 當面 銘心 蔡邕書侍中執事相見無期惟是筆疏可以當面 下見傳休

奕筆銘　班投　顏炙上詳筆二魚豢魏畧顏斐為河東太守課人當輸租時車各因便致薪兩束為寒氷炙筆硯於是吏不煩民　制形管　為寶匣傅休奕鷹兔賦兔謂鷹曰汝害於物吾笽于世華髦被扎形管以制下詳翠羽注　雕金飾璧　立憲成功上詳文犀注蔡邕筆賦昔蒼頡創業翰墨作用書契興焉夫制作上聖立憲者莫先乎筆詳原其所由究察其成功鑠乎煥乎不可尚矣　治功莫尚　聖志能宣成公綏棄故筆賦序治世之功莫尚于筆又曰聖人之志非筆不能宣　舐筆操檄　栖筆寢牘文士傳阮瑀舐筆操檄立成曹植魏德論栖筆寢牘含光而不朗　給筆作頌　授筆修史東觀漢記帝名賈逵勅蘭臺給筆札使作神雀頌晉書王隱始著國史成八十八卷免官家貧未能就遂南

遊江州投庾元規元規給其筆札

柔不絲屈 剛不玉折 傅休奕筆賦

作鋤耒 為刀稍 語林蔡洪赴洛洛中人問吳中舊姓荅曰吳府君朱永長嚴仲弼顧彥先張伯威陸士龍此諸君以洪筆為鋤耒以紙札為良田以言默為稼穡以禮義為豐年 王羲之筆陣圖贊夫紙者陣也筆者刀稍也墨者鍪甲也水硯者城池也心意者將軍也本領者副將也結構者謀畧也出入者號令也屈折者殺戮也

持丹筆 握素管 謝承後漢書盛吉為廷尉每至寒節罪囚當斷妻執燭吉持丹筆夫妻相向垂泣而決罪 傅休奕雜詩握素管搦采箋含柔翰

懷鉛筆 東觀漢記曹褒為漢禮儀晝夜研精寢則懷抱鉛筆

畜刀筆 魏畧張既為郡門下小吏自惟門寒無以自達乃常畜好刀筆及版奏伺諸大吏有乏者輙給與以是見識焉

把三寸 贈一

抱 揚雄答劉歆書把三寸弱翰詳著述 古詩有客從南来贈我一抱筆

夢五色 **避三端** 江淹夢人授五色筆由是文藻日新 韓詩外傳君子避三端文士筆端武士鋒端辯士舌端

蛇銜 **蠅集** 魏志管輅往見安平太守王基基令作卦輅曰牀上當有一大蛇銜筆視之果然基大驚問其吉凶輅曰官舍久遠魑魅魍魎為怪耳大蛇銜筆直老書佐耳卦象不見其凶無所憂也 魏畧王思為大司徒性急嘗執筆作書蠅集筆端驅去復来思怒取筆擲地蹋壞之

含毫 **染翰** 陸機文賦或含毫而邈然 賈至詩朝朝染翰侍君王

曹公落 **何晏失** 吳志曹公聞孫權以荊州資劉備方作書筆落於地 魏末傳司馬宣王欲誅曹爽而呼何晏作奏宜上君名晏忽失筆于地

夏侯不畜 **君苗欲焚** 魏末傳夏侯太初見名還洛陽絶人道不畜筆硯

陸雲與兄機書曰君苗每見兄文輒欲焚筆硯

增拜中書令　封管城侯見上韓愈毛穎傳　文嵩管城侯傳宣城毛元銳字文鋒封管城侯　墨曹都統　文翰將軍龍鬚記薛稷為筆封九錫拜墨曹都統黑水郡王兼亳州刺史　文翰將軍筆名見潛確類書　人鬚　胎髮王羲之筆經人鬚作筆甚佳又異物志嶺南無免嘗有郡牧得其皮使工人製筆醉失之因剪已鬚為筆甚善更使為之工人以實對遂下令使一户輸人鬚或不能致輒責其直　紀聞譚南朝有老姥善作筆胎髮者尤佳　削荆　畫荻並詳筆二　刋竹　芟松晉嵇含筆賦序季秋之月亳鋒甚偉遂刋懸崖之竹而為筆　汗漫録司空圖隱於中條山芟松枝為筆管時人聞之曰幽人筆當如是　綠沉　青鏤上詳筆一　梁書紀少瑜嘗夢陸倕以一束青鏤管筆授之其

文因此遒進　**柔翰**　**纖毫**　左思詩弱冠弄柔翰　山堂肆考白樂天與元微之將應制科各有纖毫細管以就試相顧而笑目爲毫錐故贈元相詩策目穿如札毫鋒利似錐　**畫日**　**旋風**　五代史蘇循始至魏州獻晉王畫日筆三十管方鎮編年田承嗣簒治文案如筒流水吏人私相謂曰世罕有此旋風筆也　**挫萬物**　**掃千軍**　陸機文賦挫萬物於筆端杜甫詩詞源倒流三峽水筆陣獨掃千人軍　**十嬪呵**　**五吏執**　上詳筆二唐書王勵勃之弟也武后長壽中爲鳳閣舍人壽春等五王出閣有司具儀忘載冊文群臣已在乃悟其闕宰相失色勵召五吏執筆分占其辭粲然皆畢　**一跐廊廟**　**二應中書**　天中記石晉朝丞相趙瑩布衣時嘗禱於華岳廟是夜夢神遺以一筆二劍後乃一跐廊廟再擁節旌　五代史馬裔孫初爲河中從事因事赴闕夜夢

神見名待以優禮手授二筆一大一小洎入中書吏奉二筆熟視大小如夢中所授者

簪筆書過 賜筆紀功 魏志明帝見殿中侍御史簪白筆側階而立問此何官辛毗曰御史簪筆以書過者 肆考唐德宗在奉天與渾瑊無名官誥一千軸御筆一管有功者即署其名授之如不足即以筆書諸紳

夢筆生花 瑩管如玉 上詳筆二 孔帖開元中筆匠名鐵頭能瑩管如玉莫傳其法

白濡數鋒 夜作十管 笠澤叢書白濡數鋒月禿一把有兔千萬挾毛止皮圓而不流銛而不欺 下詳筆二

中繩中鈎 如錐如鑿 帛誕筆經製筆之法傑者居前毳者居後弱者為刃輭者為輔參之以檾束之以管固以漆液澤以海藻濡墨而試直中繩勾中鈎方圓中規矩終日握而不敗故曰筆妙 南部新書柳公權筆偈曰圓如錐捺如鑿只得入不得却言縛

筆要緊一毛出即不堪用

有筋無骨 應手從心 蘇東坡曰黃魯直出衆工筆使僕歷試之筆鋒如著鹽曲蟮詰曲紙上魯直曰此徐偃筆也有筋無骨真可謂名不虛傳下見傅休奕筆賦

一隨其人 不知有筆 上見毛穎傳蘇東坡曰近年筆工形製詭異不與人手謀獨錢塘程奕所製使人作字不知有筆亦是一快

永耕墳典 散作龍蛇 上見李德裕斑竹筆管賦下見謝宗可鼠鬚筆詩

奪造化功 無食肉相 岑參詩須知丹青筆能奪造化功 黃庭堅詩管城子無食肉相孔方兄有絕交書

管以麟角 毛取虎僕 上詳筆二天中記有獸緣木文似豹名虎僕毛可以取為筆

搦管抽毫 貯雲含霧 白居易紫毫筆詩搦管趍入黃金闕抽毫立在白玉除紫毫之價如金貴慎勿空將彈失

儀下見柳宗元栁筆詩 羲之弗與 世南不擇肆考王羲之曰余嘗自為筆謝

安庾稚恭每就吾求之吾靳而不與彙苑裴行儉工草隸每曰褚遂良非精紙佳筆未甞輒書書不擇筆墨

而妍捷者惟予與虞世南而已 有舍利 吐白虹天中記唐法師楚金刺血寫經筆端

常有舍利黃庭堅詩男兒生世間筆端吐白虹何事與秋螢爭光蒲葦叢 舉麒麟 簪

鳳凰王勃春日孫學士宅宴序且傾鸚鵡之杯聊舉麒麟之筆李嶠詩并輯蛟龍書同簪鳳凰筆

龍鬚友 寶相枝龍鬚志郗詵射策第一再拜其筆曰龍鬚友使我至此寶相枝斑竹筆

管也詳硯二 毛錐子 尖頭奴上詳筆二北史元魏時有臣古弼頭尖魏太武帝

名之曰筆頭又曰尖頭奴時人呼為筆公 友陳元 待陶泓上見毛穎傳宋百家詩

錢次公以筆五枝墨四丸贈楊時可楊戲曰安得硯乎次公曰不難須一詩耳楊乃作一絶曰尖頭奴有五兄弟十八公生四客卿過我書齋無一事似應終日待陶泓

三品　四德 上詳筆二方以智通雅筆有四德銳齊健圓

一尺　方寸 王充論衡知能之士須三寸之舌一尺之筆然後能自通　金史馬定國初學詩未有入處夢其父與方寸白筆從是文章大進

退鋒郎　退筆塚 清異錄趙光逢薄遊襄漢見一方甎類碑上題字云髡友退鋒郎功成鬢髮傷塚頭封馬鬣不敢負恩光獨孤貞節立甎後積土如盎微有苔蘚蓋好事者瘞筆所在　尚書故實僧智永積年學書有禿筆頭十甕瘞之號退筆塚

架名庋班　筒號衰鍾 致虛閣雜俎王羲之有巧石筆架名庋班獻之有斑竹筆筒名衰鍾皆世無其匹

翡翠筆牀　珊瑚筆格 玉臺新詠

序琉璃硯匣終日隨身翡翠筆牀無時離手樹萱錄南朝呼筆管為牀葢筆四管為一牀也或云筆牀即筆架

公歸田錄宋錢思公有珊瑚筆格平生愛惜子弟竊之公榜以十千購之子弟佯為求得以獻欣然以十千與之一歲率五七如此

鏤蘇頲 **獻李白** 開元遺事學士蘇頲有一錦文花石鏤為筆架常置硯席間每天欲雨即津出如汗頲常以此為雨候無差 紀纂淵海李白遊慈恩寺寺僧捧牌乞詩白題詑僧獻綠英梅檀香筆格

筆囊 **筆槽** 上見張栻銘 王慶集有借界尺筆槽而破其槽者白其主人曰韓直木如常孤竹君無恙但半面之交忽然折節矣主人大笑

筆四

原中山之毫 史記蒙恬取中山兔毛作筆 **同筆硯** 漢宣徽時與張彭祖同筆硯詳

硯為方畧漢書薛宣為左馮翊性密靜有思省吏職求其便安下至筆硯皆為設方畧利用而省費吏民稱之

增不銛加砥揚子刀不利筆不銛而獨加諸砥不亦可乎

原良筆下士所無蔡邕與梁伯張府君書復獲良筆下士所無

遼東仙筆列仙傳李仲甫潁川人漢桓帝時賣筆遼東市上一筆三錢有錢亦與筆無錢亦與筆

增琉璨筆荊楚歲時記陸士龍曰魏武帝劉婕妤以七月七日作琉璨筆

原筆惡王羲之與謝安書云復君真筆所得極為不少而筆至惡殊不稱意

增子敬歎為絕世書斷晉帝昶好作筆王子敬得其筆歎為絕世

原著庭户左思作三都賦門庭户牖皆著筆硯十稔方成

大筆如椽世說王珣夢人以大筆如椽與之既覺語人曰此當有大手筆俄而武帝哀册謚議皆珣所草

荊

筆 王隱晉書二月盡三月初華生襄陽柳葉舒荆筆楊版行詔書

增打骨作筆 宋雲行記西天釋迦佛為磨休王時打骨作筆剥皮為紙皵髓為墨寫大乘經

插琴 梁書柳惲常賦詩未就以筆插琴坐客以筯和之後傳擊琴自筆插始

佩以禾弢 孔帖李靖五世孫彥芳其舊物有佩筆以禾為管弢刻金其上別為環以限其間尚可用也

夢中吞筆 筆髓虞世南學書嵩精中宵之間夢吞筆覺後如在胸臆

筆耕而食 張著翰林盛事王勃能為文請者甚衆金帛盈積人謂心織而衣筆耕而食

碧鏤牙管 景龍文館集中宗令諸學士入甘露殿東壁列書架架前有銀硯一碧鏤牙管十銀函盛紙數十種

原彩毫

彩筆 並白帖

增吏畏 唐書尹思貞授司府少卿時侯知一亦厲威嚴吏為語曰不畏侯卿杖祇畏尹卿筆

筍筆 大業拾遺

後序上元縣瓦棺寺閣南隅有雙龍閉之忘記歲月會昌中詔折浮圖因開有筍筆餘頭藏書帙中有藤紙題為南部烟花録其軸有魯郡顏公名題云手寫是録即前之筍筆可知也

鋒長毫細能改齋漫録柳公權謝人惠筆帖云近蒙寄筆出鋒太短傷於勁硬所要優柔出鋒須長擇毫須細管不在大副切須齊副齊則波擊有憑管小則運動省力毛細則點畫無失鋒長則洪潤自由

非右軍不能用孔帖世傳宣州諸葛氏能作筆柳公權求之先與二管語其子曰柳學士如能書當留斯筆不爾退還即以常筆與之未幾柳以不入用別求先與者二筆非右軍不能用

以袖代筆天中記唐相裴休早肄業于河內之太行山後登顯位建寺於彼旋授太原節鎮經由是寺寺僧粉額陳筆硯俟裴公親題公以衣袖濕墨書之甚遒健建歸侍婢詩其沾渥裴公曰向以之代筆來

懷金問價肆考羅隱喜筆

工長鳳語之曰筆文章貨也吾當助子取高價即以雁頭牋百幅為贈士大夫聞之懷金問價

洗落花泉 僧貫休詩粘粉為題榛鳳竹帶香因洗落花泉

葳鋒都尉 陶穀清異録蜀多文婦元微之素聞薛濤名因奉使使見焉微之矜持筆硯濤走筆作四友賛其畧曰磨潤色先生之腹濡藏鋒都尉之頭引書煤而黯黯入文畝以休休微之鷲服

畦宗郎君 詳硯四金小相注

翹軒寳幕 清異録僞唐宜春王從謙喜書札學晉二王楷法用宣城諸葛筆一枝酬以十金勁妙甲當時號為翹軒寳幕

潤筆 錢世昭錢氏私誌王岐公在翰苑時中秋有月上命小殿對設二位名來賜酒令左右宮嬪各取領巾裙帶或團扇手帕求詩内侍舉牙牀以金鑲水晶硯珊瑚筆格玉管筆于公前来者應之畧不停綴人人悉以進呈上云須與學士潤筆遂各取頭上珠花裹公幞頭簪不盡者置公袖中

御筆

宋史綦崇禮高宗時御筆除翰林學士自靖康後從官以御筆除拜自此始

兜鍪不如

制又置使孟珙辟楊掞于幕下未幾有大將立功珙坐受其拜掞動色歎曰信兜鍪不如毛錐也于是謝絶賓客治進士業遂登第

三錢雞毛筆潛確類書嶺外少兔以雞雉毛作筆亦妙即蘇長公所謂三錢雞毛筆也

筆五筆格　筆架併載

原詩梁簡文帝詠筆格詩英華表玉笈佳麗稱珠網無如兹制奇雕飾雜衆象仰出寫含花横插學仙掌幸因提拾用遂厠璇臺賞　徐摛詠筆詩本自靈山出名因

瑞草傳纖端奉積潤弱質散芳烟直寫飛蓬牒横承落繡篇一逢提握重寜憶仲升捐　增唐李嶠咏筆詩握管門庭側含毫山水隈霜輝簡上發錦字夢中開鸚䳇摛文至麒麟絶句來何當遇良史左右振奇才　柳宗元酬楊尚書寄郴筆詩截玉銛錐作妙形貯雲含霧到南溟尚書舊用裁天詔内史新將寫道經桂陽卿月光輝徧毫末應傳顧兎靈　宋林逋咏退筆詩神功雖鈌力終存架琢珊瑚欠策勲日暮閒窻何所似灞陵憔悴

故將軍　沈輿求以精筆遺維心詩諸豪雄誇劒芒銛
毛錐斂避收餘尖櫝閒黯黮渴銅雀案上爬沙枯玉蟾
黄庭堅謝送宣城筆詩宣城變樣蹲雞距諸葛名家
捋鼠鬚一束喜從公處得千金求買市中無漫投墨客
摹科斗勝與朱門飽蠹魚愧我初非草玄手不將閒寫
吏文書　又咏猩猩毛筆詩愛酒醉魂在能言機事踈
平生幾量屐身後五車書物色看王會勲勞在石渠拔
毛能濟世端為謝楊朱　元劉因遠山筆架詩何物能

支筆萬鈞案頭依約遠山痕燈横烟影隱猶見秋入霜毫勢欲吞　謝宗可鼠鬚筆詩夜逐虚星上月宫奮髯奪得管城公槖中不攪吟窓夢指下先爭翰苑功莫笑硯池濡醉墨絶勝倉廩飽陳紅平生鑿盡詩書字散作龍蛇落紙中　胡天游無筆歎詩宣城鼠鬚不可索越南雞毛不可得山中老穎飛上天九館癡髯化為石晴窓無復禿千枝曉夢有時來五色一庭老葉掃西風袖手空階看蝸迹　明曽棨贈筆工陸繼翁詩空山老兎

脫毛骨簡拔精銳披蒙茸平原霜氣在毫末水面猶覺吹秋風製成進入蓬萊宮紫花彤管飛青虹九重清燕發宸翰五色絢爛皆成龍我時得之一揮灑落紙欲挫詞場鋒棗心蘭蕊動光彩栗尾雞距爭奇雄揭來簪此扈仙蹕欲補造化難為功

原賦後漢蔡邕筆賦惟其翰之所生於季冬之狡兔性精亟以摽捍體遄迅以騁步削文竹以為管加漆絲之纒束形調摶以直端染元墨以定色畫乾坤之陰陽贊

究皇之洪勲叙五帝之休徳揚湯湯之典文紀三王之功伐兮表八百之肆覲傳六經而綴百氏兮建皇極而叙彛倫綜人事于晻昧兮賛幽冥與神明象類多喻靡施不協上剛下柔乾坤之位也新故代謝四時之次也圓和正直規矩之極也玄首黄管天地之色也　晉傅休奕筆賦簡修毫之竒免選珍皮之上翰濯之以秋水芬之以幽蘭嘉竹翠色彤管含丹於是班匠竭巧名工逞術纒以素枲納以玄漆豐約得中不文不質爾乃染

芳松之淳煙寫文象於紈素動應手而從心煥光流而星布　成公綏棄故筆賦有蒼頡之奇生列四目而䨰明慕羲氏之畫卦載萬物于五行乃發慮于書契採秋毫之穎芒加膠漆之綢繆結三束而五重建犀角之玄管屬象齒於纖鋒染青松之微煙著不泯之永蹤　梁吳均筆格賦幽山之桂樹恒縈風而抱霧葉委鬱而陸離根縱横而盤互爾其負霜含液枝翠心赤剪其匡條為此筆格趺則巖巖方爽似華山之孤生上則員員峻

逸若九疑之爭出長對坐而銜煙永臨窓而儲筆 增唐白居易雞距筆賦圓而直始造意于蒙恬利而銛終騁能于逸少視其端若武安君之頭小窺其管如老聃氏之心空故不得免毫無以成起草之用不名雞距無以表入木之功及夫親手澤隨指顧秉以律動有度染松煙之墨灑鸑毛之素莫不畫爲屈鐵點成垂露輟翰停毫既象乎翹足就棲之夕揮鋩拂鋭又似乎奮拳引鬬之時是以搦之而變成金距書之而化出銀鈎董狐

操可以勒為良史宣尼握可以削定春秋斯距也如劒如戟可繫可縛見之者書狂發秉之者筆力作挫萬物而人文成草八行而鳥跡落縹囊或處類蔵錐之沈潛團扇忽書同舞鏡之揮霍　賓紃五色筆賦含五彩而可寶煥六書以增媚積毫端於一勺潛含水章施墨妙於八行宛成錦字戴帛驚纈文漸出臨池訝蓮影長新效用辭林分宿烏之丹羽呈功學海間遊魚之彩鱗糅松烟以霞駮操竹簡而淚凝紛色絲兮宜映練畫囊暈科

斗兮似開緗帙動人文之際懷豹變于良霄呈鳥跡之前想鳥凝于瑞日故可以彰施薤葉點綴桃花彼雕翠羽而示功鏤文犀以窮奢曾不如披藻翰而發光華

李德裕斑竹筆管賦序予寓居郊外有湘中守贈以斑竹筆管奇彩爛然愛玩不足因為賦以報之曰緣層嶺兮茂奇篠夾澄瀾兮聳脩竹灑思淚兮珠已盡染翠莖兮苔更侵爰有良牧採之嵒趾表貞節於苦寒見虛心於君子始操截以成管因天姿而具美疑貝錦之濯波

似餘霞之散綺昔漢代方侈增其炳煥綴明璣以為柙飾文犀以為玩徒有貴於繁華竟何資於藻翰曾不知擇美於江潭訪奇於湘岸惟茲物之日用與造化而齊均方寶此以終老永躬耕乎典墳

原賛晉郭璞筆賛上古結繩易以書契經緯天地錯綜羣藝日用不知功蓋萬世

增銘太公陰謀筆之書曰毫毛茂茂陷水可脫陷文不活　原後漢李尤筆銘筆之强志庶事分別七術雖衆

猶可解說口無擇言駟不及舌筆之過誤愆尤不滅

魏傅選筆銘昔在上古結繩而誓降及後載易以書契書契之興興自頡皇肇建一體浸遂繁昌彌綸羣事通遠達幽垂訓紀典匪筆靡修實為心畫臧否斯由厥美弘大置類鮮儔德興之著惟道是揚茍逞其違禍亦無方

晉傅休奕筆銘韡韡彤管冉冉輕翰正色玄墨銘心寫言

王隱筆銘豈其作筆必兔之毫調利難禿亦有鹿毛

增宋張栻筆囊銘司馬文正公貯筆黃囊及

紅管筆一枝今藏太史范氏實治平中賜物厚陵之賜
文王之澤傳之方来見者改色筆端吐詞穀粟萬世豈
惟改色公心是繼在昔魏公世保其笏謹哉斯藏惟德
其物　明方孝孺筆銘妄動有悔道不可悖勿謂汝才
後有萬世
增傳唐韓愈毛穎傳毛穎中山人秦蒙恬南伐楚次中
山大獵圍毛氏之族拔其毫載穎而歸秦皇帝使恬賜
之湯沐而封諸管城號曰管城子穎為人强記而便敏

又善隨人意正直邪曲巧拙一隨其人累拜中書令上嘗呼為中書君穎與絳人陳元弘農陶泓會稽楮先生友善其出處必偕後因進見上將有任使拂拭之免冠謝上見其髮禿又所摹畫不能稱上意因不復名歸封邑終於管城

增制□鄭東山撰中書令管城子毛穎進封管城侯制

美秀而文神明之冑本長生於月殿亦分配於日辰華顛欲禿豈辭拔楊氏之一毛清節自持素恥營晉臣之

三窟雖勲名異乎定遠而摹畫妙於右軍俾歸掌握供
内庭肆筆之娱旻布腹心啓寰宇同文之兆錫之湯沐
貢以絲綸載剖丹書之劵大開孤竹之封期笽廣恵施
之五車毋但樂渭川之千畝
原啟梁元帝謝東宫賜白牙鏤管筆啓春坊漆管曲降
深恩北宫象牙猥蒙霑逮雕鐫精巧似遼東之仙物圖
寫奇麗笑蜀郡之儒生故知嵇賦非工王銘未善昔伯
喈致贈纔屬友人葛龔所酬止聞通識豈若遠降鴻慈

曲覃庸陋方覺琉璆無當隨珠過侈但有羨卜商無因
則削徒懷曹植恒願執鞭　庾肩吾謝賚銅硯筆格啓
烟磨青石已踐孔氏之壇管插銅龍還笑王生之壁並
出梁園來頒狹室

硯一

原釋名硯者研也可研墨使和濡也　增正字通硯亦
作研　李之彥硯譜太公金匱硯之書曰石墨相著而
黑邪心讒言無得汚白是知硯其來尚矣　又蘇易簡

作文房四譜言四寶硯為首筆墨兼紙皆可隨時收索可與終身俱者惟硯而已 米芾硯史器以用為功玉不為鼎陶不為柱夫如是則石理發墨為上色次之形製工拙又其次文藻緣飾失硯之用

硯二

增李之彥硯譜黄帝得玉一紐治為墨海其上篆文曰帝鴻氏之硯 原漢書中郎將張彭祖少與宣帝微時同硯席 增文房四譜魏銅雀臺遺址人多發其古瓦

琢硯甚工貯水數日不燥世傳其瓦俾陶人澄泥以絺綌濾過加胡桃油埏埴之故與他瓦異　原東宮舊事皇太子初拜給漆石硯一枚牙子百副紀有漆書硯一則其事也　增拾遺記張華造博物志奏於武帝帝賜青鐵硯此鐵于闐國所出獻而鑄為硯也　晉書庾翼少為侍中表象所重贈以鹿角書格蜂硯象牙筆管原陳留志范喬年兩歲祖馨臨終撫其手曰恨不見汝成人以吾所用硯與之始五歲祖母以此言告喬喬便

執硯涕泣　增天中記東魏孝靜帝芝生銅硯　陶穀清異録開元二年賜宰相張文蔚楊涉薛貽寶相枝各二百龍鱗月硯各一鱗石紋似之月硯形似之歙産也　又唐蕭穎士嘗至倉曹李韶家見歙硯頗良既退語同行者曰君識此硯乎蓋三灾石也字札不奇硯一灾文詞不美硯二灾窓几狼籍硯三灾同行者斂眉頷之　北夢瑣言鄭朗落志時几硯有聲洪法師在座曰有聲價之象朗後位台輔　孔帖秦系客泉州南安有九

日山糸結廬其上穴石為硯注老子　五代史桑維翰傳人以為桑喪同音有勸其不必舉進士從他求仕者維翰慨然鑄鐵硯以示人曰硯弊則改而他仕卒以進士及第　王氏彙苑鄜鰲畜龍尾硯友人欲之而不言鰲心許之友人不告而去乃徒步追及送之　洪景伯歙硯譜婺源硯在唐開元中獵人葉氏逐獸至長城里見疊石瑩潔可愛因攜以歸刊成硯溫潤大過端溪由是山下始傳至南唐李後主精意翰墨歙守又獻硯幷

薦硯工李少微國主嘉之擢為硯官曹繼善歙硯說按龍尾山在婺源縣長城里亦名羅紋山下名芙蓉溪石坑最多延蔓百餘里取之不絕 李之彥硯譜李後主得青石硯墨池中有黃石如彈丸水常滿終日用之不耗陶穀見而異之硯大不可持乃取石彈丸去後主索之良苦陶曰要當碎之石破中有小魚跳地上即死自是硯無復潤澤 蘇易簡硯譜柳公權論硯以青州石為第一絳州者次之殊不言端石端溪山號斧柯昔人採石為硯必以牛羊祭之不爾雷電失石所在 宋

史吳越錢俶善草書上遣使謂曰聞卿善草聖可寫一二紙進俶即以舊所書紺圖上之詔書褒美因賜玉硯金匣一紅緑象牙筆管龍鳳墨蜀牋盈丈紙皆百數　又胡旦著漢春秋等書斲大方硯五六尺刻而瘞之曰胡旦修漢春秋硯　又包拯為端州守州歲貢硯前守所取輙數十倍以遺權貴公命製者止足供數後官滿一硯不持以歸　山堂肆考宋張仲幾有龍尾紫石硯東坡以銅劒易之　又宋蘇頌守杭梁燾以京朝官通

判明州道出錢塘公一見異之臨别以一硯遺之曰留爲他日玉堂之用後頌拜相壽在翰林草制乃其硯也

天中記宋謝塈知徽州時嘗於舊坑取石貢理宗初坑上常有五色雲如錦衾郡檄隨雲覆處斵之得佳石有白文宛轉如二龍既發爲硯雲氣不復見矣

硯三 硯匣附

原孔石　晉銀

伍緝之從征記孔子廟中有石硯一枚製甚古朴蓋孔子平生時物也　蕭方等三十國春秋晉永嘉六年劉聰引帝入宴謂帝曰卿爲豫章王時朕與王武子相造卿贈朕以柘弓銀硯卿

憶否帝曰安敢忘之銀帶　金池魏武上雜物疏御物三十種有純銀參帶臺硯一枚純銀參帶員硯大小各一枚下見傳休奕硯賦溪源　石穴永嘉郡記硯溪一源中多石硯劉澄之山川今古記興平石穴深二百許丈石青色堪為硯御几筵　置牆柱上見繁欽硯頌下詳筆二節方圓　生翰墨上見傳休奕硯賦繁欽硯贊顧尋斯硯乃生翰墨自昔頡皇傳之罔極篇籍永垂　讒邪無污上見李尤墨硯銘下詳硯一魏后數用　晉帝少同上詳筆二梁元帝忠臣傳劉弘沛國人也寓居洛陽與晉武帝同年少同硯書增龍尾　馬肝蘇易簡硯譜歐陽修云歙石出龍尾溪以金星為貴在端溪上而端溪以後出見貴耳而李之彥硯譜曰不然李賀有端州青花石硯詩云暗灑萇泓冷

血痕則謂鸜鵒眼知端石為硯久矣蘇軾答孫莘老寄墨詩谿石琢馬肝注云漢武帝時郅支國貢馬肝石半青半白如馬肝以之拭髮白者皆黑亦可作硯

鳳池　龍壁

米芾硯史晉硯見於顧愷之畫有如鳳字兩足者所謂鳳凰池也蘇文簡家收唐畫太宗長孫后納諫圖宮人于瑪瑙盤中托一圓頭鳳池硯似晉製　柳宗元柳州山水記壁曰龍壁其下多秀石可為硯

龍盤　鷺駐

天中記何持之有一端硯形正圓馬肝色中盤一金色龍頭角爪尾粲然畢具會有知者即以進御　又端溪硯工見有飛鷺翹駐潭心因令沒人視之網得一石石既登岸轉仄之若有涇水聲硯工曰是必有子石剖之得一石于汎水中大如鵞卵色紫玉也刻為二硯

霧興　雲覆

揮塵錄陳公密未達時嘗之端州聞有富民畜一硯甚奇至破家得之硯面世所謂熨斗焦者成一黑龍奮迅之狀可畏二鸜鵒眼以為目每遇陰

晦則雲霧輒興公容沒歸于張仲謀政和
間遂登金門為書符之用 下詳硯二類 月涵
星 蘇子美集江上有石形色類月子美以為硯詩云我
疑此山石久為月照著老蚌吸月月降胎水犀望星
星入角形霞爍石變丹砂白虹貫巖生美璞 蘇東坡
集東坡以月石硯屏贈范子功以涵星硯贈范純父詩
云月次于房歷三星斗牛不神箕獨靈 風字 斧形
簸搖桑榆負西靡影落蘇子硯與屏
李之彥硯譜會稽有老叟云右軍之後持一風字硯大
尺餘色正赤用之不減端石楊休以錢二萬得之 東
坡集陸道士畜一硯圓首斧形色正青背有
却月金文甚能克墨而宜筆蓋唐以前物也 玉質
金星 硯譜蔡君謨曰端石瑩潤惟有芒者尤發墨歙石
多芒惟膩理者特佳蓋物之奇者必異其類也其
題程氏歙硯曰玉質純蒼理緻精鋒芒多 石精 天
晝墨無聲見潛確類書 下詳龍尾注

液李之彥硯譜歐陽修曰端石以子石為上在大石中生蓋石精也流俗訛為紫石孔方平歙硯銘乳滋山骨以發天液縠理綺文金星玉質

呵水 試金筆談客以硯送孫甫直錢三十千呵之則水流孫曰呵水得一擔直止三錢得此何用遂不受東坡集澤州呂道人澄泥硯多作投壺樣其首有呂字非刻非畫堅緻可以試金

紅絲 青鐵李之彥硯譜蘇易簡以青州紅絲石爲第一斧柯山第二龍尾石第三餘皆在中下紅絲石須飲以水使足乃可用下詳硯二

結鄰 磨穴合璧事類唐李衛公硯名結鄰言與結為鄰也李之彥硯譜古有學書于人者數年自以其藝成辭去師曰吾有一篋物可附于某處及山之下絕無所附啓之皆磨穴舊硯數十枚方知其師夙所用者乃返山服膺至皓首方畢其藝

蒼玉 翠濤米芾硯史玉出光為硯著墨不滲發墨有光其云磨墨處不出

光者非也余自製成蒼玉硯　元倪瓚翠濤　鸜鵒眼
硯詩翠濤沄沄生縠紋雲章龍文發奇變

鳳凰臺　蘇易簡硯譜端溪石有白赤黃色點者謂之
鸜鵒眼脉理黃者謂之金線紋　米芾硯史
陳文惠丞相家收蜀王衍時太子陶硯連蓋蓋上有鳳
坐一臺餘雕雜花草涅之以金泥紅漆有字曰鳳凰臺

名鳳咮　似馬蹄　東坡鳳咮硯銘序北苑龍焙山如
翔鳳下飲之狀當其咮有石蒼黑
緻如玉太原王頤以為硯余名之曰鳳咮然其產不富
或以黯黮灘石為之狀酷類而多拒墨　孔帖高常硯
銘天壇中路獲硯石似馬蹄狀外棱孤聳內發墨色幽
奇天然疑神仙遺物寶而用之又潛確類書唐人紫花
硯詩耕得紫玻瓈鑿成天馬
蹄潤應逼月窟洗合就雲溪　狀天池　如月暈　洪景伯歙
硯譜名狀第六曰天池樣　澠水燕談唐彥猷嘉祐中
守青社得紅絲石於黑山琢為硯其理紅黃相參文如

林木或如月暈或如山峯或如雲霧花卉石自有膏潤泛墨色覆之以匣數日不乾彥猷作硯録品為第一

魏臺瓦

汾水泥上詳硯二　文房四譜絳縣人善製澄泥硯縫絹囊置汾水中踰年而後取則泥已實囊矣陶為硯水自不涸

七寶鑪

四環鼓開元遺事內府中有七寶硯鑪一所曲盡其巧每冬寒硯凍置于鑪上不勞置火硯冰自消　陶穀清異録宣州裁衣肆用一石鎮色紫而潤子以為堪為硯材買之琢為四環鼓硯綴以白玉環方圓逾一尺

作春秋

注老子并詳硯二

贈庾翼

遺洪厓上詳硯二　洪厓先生傳先生欲歸河內舍人劉守璋與道士吳恪儒生張隱來謁贈先生揚雄鐵硯并四皓鹿角枕

名三穴

補百碎上詳硯二　李之彥硯譜石晉時關右有李處士能補碎硯至百碎者賫歸旬日即復舊如新琢成畧無瑕類

世莫得其法

底承魚口　色若豬肝　清異録余家世寶一硯形正圓腹作兩池底分三魚口以承之紫潤可愛背陰有字云壁友蘇易簡硯譜端溪水中石其色青山半石其色紫山絶頂者尤潤如猪肝色者佳

訪於諸阮　留在二妃　唐李文資暇録元和初叔祖宰號之朱陽諸阮温清之隙必訪山水一日于澗側得一石時攜鐫具以往因刻其遊山之姓氏年月覺其石美遂琢為硯名曰稠桑石硯異苑辛道支于水側見一浮艫取為硯製形象魚有道家符懺皆置魚硯中忽失一之夢人曰吾暫遊湘水為二妃所留可於水際見尋也道支旦至水則罾者得一鯉魚買剖之得先時符懺方悟又失之有人過湘君廟見魚硯在二妃側

范馨與孫　蒯鰲許友　并詳硯二

王慈獨取　包拯不持　彙苑王慈年八歲外祖宋江夏王義恭出寶物恣其所取

慈但取素琴石硯而已　下詳硯二

造供書府　留用玉堂

宋葉樾端溪硯譜宣和初御府降樣造形若風字如鳳池平底耳有四環刻海水魚龍三神山水池作崑崙狀左日右月星斗羅列以供太上皇書府之用　下詳硯二

中有雙澗　上出一峯

宋林光朝詩序陳順之靈璧石硯山中有雙澗低處為硯下米元章題云唐弘文館校書李羣玉有詩南唐李重光故物也　米芾硯史吾收一青翠疊石傍一嵌磨墨上出一峯高尺餘頂復平嵌巖如亂雲四垂以覆硯以水澤頂則隨葉垂珠滴硯心上有銘識事見唐莊南傑賦乃歷代所寶也

象龜負圖　有鴿添水

上見張少博石硯賦　天中記藍田玉順山悟真寺有高僧寫涅盤經羣鴿自空中銜水添硯水竭畢至

藏歌蓋舞　鑱玉割雲

事文類聚古瓦硯銘昔之藏歌蓋舞蔽日干霄縈華幾代零落

一朝委地而合隨塵土依人而却伍瓊瑶 宋程俱謝人惠硯詩割雲鑱玉巧如神龍尾銅臺可奴僕

玉瑩鑑光 斛形㲉理米芾硯史方城縣葛仙公巖石如玉瑩如鑑光著墨如澄泥不滑墨發生光如漆如油 東坡硯銘斛形而㲉理金聲而玉色

號萬石君 拜即墨侯蘇軾有萬石君羅文傳 文嵩石虛中傳石虛中字居默南越人器度方圓中心坦然若汪汪萬頃之量隱遁不仕因採訪過之端陽拜即墨侯與宣城毛元銳燕人易元光華陰楮知白同出處 陶泓

羅文 生芝 觀魚上詳硯二 異聞實録徐元之夜讀書見人物如粟米數百皆具甲胄擁一紫衣者行案上傳呼曰蚍蜉王欲觀魚於紫石潭漁具數十入硯中皆獲小魚 毛穎傳穎與弘農陶泓友善又洪駒父有陶泓傳 羅文傳見硯五

有廉隅 無瑕玷並見羅文傳

雪方池　紫翠屏清異録和魯公有白方硯通明無纖翳得之於峩眉比丘公自題硯室曰雪方池　東坡月石硯屏詩紫潭出玄雲翳我潭中星獨有潭上月倒挂紫翠屏

以竹節　如蓮葉四譜西域無紙筆有墨以瓦合或竹節即其硯也又異物志廣南以竹為硯　繁欽硯賛或規如馬蹄或鋭如蓮葉

鈎夏鼎　成禹璧上見繁欽硯頌　元宋无古硯歌瑚光發烱成禹璧海王川后輸元液

作氷壺　名水萁宋張耒以黄魯直惠洮河緑石作氷壺研詩洮河之石利劒矛風瀾近手寒生秋　元王惲覓風字歙硯詩嘗聞右軍硯風字琢手奢是名為水萁采頭駁唅呀

雷電光　金石交上見杜甫石硯詩　袁桷雙魚硯詩平生謝子金石交

聲價之象　文字之祥上詳硯二　東坡天石硯銘序曰軾得異石如魚膚

筠溫瑩作淺碧色扣之鏗然試以為硯甚發墨顧無貯水處先君曰是天硯也有硯之德而不足于形耳因以賜軾曰文字之祥也軾寶而用之

德人俊人　死眼活眼

邵氏後錄端石如德人每過於厚或廉于才不能砥滯歙石如俊人輒傾倒失之輕而遇事風生無不一一厭足人意又滌端硯屢易水其漬卒不盡除歙硯一滌即瑩澈無留墨亦一快耳　蘇易簡硯譜端石有死眼活眼之別圓暈相重黃黑相間鸜睛在內晶瑩可愛謂之活眼四傍浸漬不甚瑩明謂之淚眼形體畧具內外皆白謂之死眼活勝淚淚勝死死勝無

端溪三種　人間四絕

魏泰東軒筆錄端溪硯有三種曰巖石曰西坑曰後歷石西坑石三當巖石之一後歷石三當西坑之一其品可知　苕溪詩話東坡曰余家有歙硯底有款識云吳順義元年處士汪少微銘松操凝烟楮英鋪雪毫穎如飛人間四絕

林夫丹石

湖女碧玉東坡丹石硯銘序唐林夫遺予丹石硯粲然如芙蓉出水殺墨宜筆盡硯之美天中記貞元中許商舟行湖中青衣迎入一府女郎請書江海賦碧玉硯貯銀水玻瓈為匣　得自新知　見如故人上見劉禹錫端硯詩　東坡云曇秀畜龍尾石硯製以拱璧而以缺月為池云是蔣希魯舊物予在廣陵嘗識此硯今復見之嶺海間依然如故人也　殺墨如風　淬筆如錐東坡云杜元叔藏許敬宗硯元叔子遺孫革老滑潤如玉殺墨如風真四百餘年物　黄山谷以綠石硯贈張文潛詩贈君洮州綠石含風漪能淬筆鋒利如錐　山聳二十六峯　好寄五十五年輟耕録南唐李主有寶石硯山徑長纔踰咫尺前聳二十六峯皆大如手指不假雕琢有華蓋峯月巖方壇玉筍翠巒上洞下洞三折相通有龍池遇天雨則津潤滴水少許在池內經旬不

竭 揮麈録丁晉公自海外徙宅光州臨終以一巨篋寄郡帑中上題云俟五十五年有姓丁來此作通判可分付開之至是歲有丁儔者來貳郡政即晉公之孫計其所留年月尚未生啓視之但一黑匣貯大端硯一枚上有一小竅以一碁子覆之揭之有水一泓流出無有歇時溫潤之甚不可名狀

硯匣 硯室 瑠璃硯匣詳筆三叉柳宗元柳州寄周韶州詩印文生緑經旬合硯匣留塵盡日封 下詳雪方池注

硯四 硯滴附

原與國右史公從事出入 東觀漢記蘇竟與劉歆子棻書曰前世以磨研編簡之才與國右史公從事出入者惟硯也

凍釋學篇章 崔寔四民月令正月硯凍釋命童幼入小學學篇章十一月硯凍讀孝經論語

後人思德愛物 顧雅石硯銘揚州有石硯一枚是晉

張華所用之器後人思念公德愛其物年逾百祀儼然玉質也

吳都石硯 山名見北堂書鈔

增水硯為城池 筆陣圖贊詳筆三

洗硯池 文房四譜越州戒珠寺羲之宅也有洗硯池至今水嘗黑色

翔鳳硯蓋 梁書武帝性純儉吳令唐鏞進鑄成盤龍火爐翔鳳硯蓋詔禁錮終身

鐵面尚書 鳳翔退耕錄薛稷為硯封九錫拜離石鄉侯使持節監即墨軍事長史兼鐵面尚書

水槁瑠璃 李白自漢陽歸詩去歲左遷夜郎道瑠璃硯水常枯槁

毀不忍棄 韓愈瘞硯銘隴西李元賓誤毀其硯匣歸京師愈讚而識之土乎成質陶乎成器復其質非生死類全斯用毀不忍棄埋而識之仁之義

青州石末 太平御覽柳公權評硯以青州石末為第一言墨易冷絳州黑硯次之李之彥硯譜曰青濰州石末皆瓦硯也柳公權以為第一當時未見歙石以

為上品耳

天下之冠 李之彦硯譜李後主留意筆札所用澄心堂紙李廷珪墨龍尾石硯為天下之冠

好硯成癖 陶穀清異録南昌陳省躬好硯成癖晩得一枚腹有四眼徐鉉名之曰方相石省躬以近凶不用自號為仙翁硯取道家四目老翁之説

眼列斗形 蘇易簡硯譜唐彦猷云端石眼之美者青緑黄三色相重多者自外至心凡九重其大者尤為希有或布列硯中如北斗心房之形其生于墨池之外者謂之高眼生於内者謂之低眼高眼尤可尚以不為墨漬常可睹也

表裏瑩潔 曹繼善歙硯説唐公硯録云嘗過金陵于翰林葉道卿處見一硯方四五寸許其色淡青如秋雨新霽遠望暮天表裏瑩潔都無紋理益所謂硯之美者也今不復有

薄如紙 又蘇易簡云硯有薄如紙者益以薄為利用云

玉堂新樣 滑碓類書丁寶臣知端州製緑石硯送王安石謂之玉堂新樣

安石以詩報之曰玉堂新樣世爭傳況以蠻溪綠石鐫久埋瘴霧看猶濕一取春波洗更鮮

環水如辟雍

米芾硯史今杭州龍華寺收梁傳大士䆁硯一枚甚大磁褐色心如鐵環水如辟雍之製而磨墨處無磁油殊著墨

水晶硯

又信州水晶硯於他處磨墨汁傾入用

起墨盆毫

米芾硯銘壽古而質潤色紫而聲清起墨盆毫故其寶也

玉兔朝元

潛確類書玉兔朝元硯此為細羅紋刷絲歙石面有葱色兔月二像巧若畫成真五代前物也旁刻建中靖國元年改製下刻篆書一拳石兮呈祥俾翰墨兮增光出煨燼兮不敗伊蘇氏兮其昌張九成識

不必以眼為貴

老學菴記宋高宗謂端硯如一段紫玉瑩潤無瑕乃佳不必以眼為貴

松磬硯

潛確類書綠端松磬硯長七八寸蓋硯板也其上刻松枝石磬而以半磬為硯池細潤發墨趙子昂銘其陰

硯山

元揭

傒斯硯山詩序山石出靈壁其大不盈尺高半之中隔絕澗前後五十五峯東南有飛磴橫出方平可二寸許鑿以為硯號曰硯山

紫衣玉帶 元張憲有玉帶生歌其序云玉帶生端人也事文山丞相為文墨賓初宋上皇以丞相恩賜生紫衣玉帶至今不改其舊服生為人端厚強記默識丞相素重之呼名不以名但曰玉帶生

以酒為滴 西京雜記天子以玉為硯以酒為書滴取其不氷

玉蟾蜍 又曰廣陵王去疾發晉靈公塚得玉蟾蜍一枚大如拳腹容五合水光潤如新王取以盛硯滴又杜甫詩宮硯玉蟾蜍劉禹錫詩玉蝫吐水霞光淨彩翰搖風絳錦鮮

水龜 傅休奕水龜銘鑄茲靈龜體象自然含源吐水有似清泉潤彼元墨染此柔翰申情寫素經緯羣言

金錯盌 世說秦嘉婦與嘉書曰今奉金錯盌一枚可以盛書水

金小相 清異錄歐陽通善書修飾文具其家藏遺物尚多皆

就刻名號研室曰紫方館金㼛盛硯滴曰金小相鎮紙曰奩子龜小連城千鈞史界尺曰由準氏芒筆曰畦宗郎君夾槽曰半身龍 高麗銅瓶羅文傳上賜高麗所獻銅瓶為飲器 寫胸中奇張安國麒麟硯滴詩素王西狩麟筆削昌斯文壯哉筆硯間英姿欲摩雲豈獨濡毫端正可清妖氛會當侍君王玉殿清夜分轉寫胷中奇恩波被無垠

硯五

原詩唐楊師道詠硯詩圓池類璧水輕翰染煙華將軍欲定遠見棄不應賒 增李白酬殷十一栗岡硯詩灑染中山毫光輝吳門練天寒水不凍日用心不倦擕此

臨墨池還如對君面　杜甫石硯詩平公今詩伯秀發

吾所羨奉使三峽中長嘯得石硯巨璞禹鑿餘異狀君

獨見其滑乃波濤其光或雷電聯坳各盡墨多水遞隱

見揮灑容數人十手可對面公含起草姿不遠明光殿

致於丹青地知汝隨顧盼　李賀楊生青花紫石硯歌

端州石匠巧如神踏天磨刀割紫雲傭刓抱水含滿唇

暗灑萇弘冷血痕紗帷晝暖墨花春輕漚漂沫松麝熏

乾膩薄重立脚勻數寸光秋無日昏圓毫促點聲靜新

孔硯寬頑何足云　陸龜蒙謝龔美贈紫石硯詩霞骨堅來玉自愁琢成飛燕古釵頭澄沙脆弱聞應伏青鐵沈埋見亦羞最稱風亭批碧簡好將雲竇漬寒流君能把贈閑吟客徧寫江南物象酬　李山甫古石硯詩追琢他山石方圓一勺深抱貞惟守墨求用每虛心波浪因文起塵埃為廢侵憑君更研究何啻直千金　劉禹錫謝友生遺端谿硯詩尋常濡翰次恨不到端谿得自新知已如逢舊解攜媧天補剩石昆劒切來泥著指痕

猶濕停句水未低阿雲潤柱礎筆彩飲虹霓鴝眼工諳謬羊肝士乍刲連㪍光比鏡囙墨膩於磬硋小金為斗泓澄玉作隄　宋韓琦古瓦硯詩昭陽殿瓦不可壞埋沒曠野迷荒榛數百年来取為硯墨光爛發波成輪求之日盛得日少片材無異圭璧珍蘚斑著骨尚乾翠夜雨點漬痕如新當時此復近簷溜印以篆字花其唇

蘇軾龍尾硯歌黄琮白琥天不惜顧恐貪夫死懷璧君看龍尾豈石材玉德金聲寓於石與天作石来幾時與

人作硯初不辭詩成飽謝石何與筆落鍾王硯不知
陳與義酬銭東之惠澤州呂道人硯詩君不見銅雀臺
邉多事土走上觚稜荫歌舞餘香分盡垢不除却寄書
林汗縑楮豈如此瓦凝青膏冷面不識姦雄曹呂翁己
去泣餘涴通譜未許弘農陶暮年得君真耐久摩挲玉
質雲生手未知南越石虗中亦有文章似君否西家撲
滿本弟昆趣清尚濁何年分一朝墮地真瓦礫莫望韓
公無瘞文　陳師道謝寇十一惠端硯詩端溪四山下

龍淵鬱積中州清淑氣金聲玉骨石為容河江屈流雲作使滑如女膚色馬肝夜半神光際天地沒人投深索千丈探頷遼遭龍伯睡轆轤挽出萬人負千歳之藏一朝致琢為時樣供翰墨十襲包藏百金貴　劉克莊獲硯詩二硯溫如玉琢成信知天地有精英馬肝紫潤尤宜沐鴝眼青圓宛似生未愛潘郎呼作友便教米老拜為兄　金雷淵洮石硯詩緹囊深複有滄洲文石春融翠欲流退筆成丘竟何益乘時直欲礪吴鈎　元揭傒

斯硯山詩何年靈壁一拳石五十五峯不盈尺峯峯相向如削鐵祝融紫葢前後列東南一泓尤可愛白晝玄雲生霹靂在唐已著羣玉賦入宋更受元章拜天台湏洞雲海連戴氏藏之餘百年陰崖洞壑寒谽谺宛轉細路通褒斜崑崙蓬萊與方壺坐卧相對神仙居硬黄從寫黄庭帖汗青或抄鴻寶書願君谷神長不老淨几明窓永相保　趙孟頫賦張秋泉所藏硯山詩泰山亦一拳石多勢雄齊魯青巍峩此中却是小岱岳峯巒無數

生陂陀千巖萬壑來几上中有絶澗横天河粤從混沌元氣判自然凝結非鐫磨米公平生好奇者大書深刻無差訛旁有小研天所造仰受筆墨如圓荷我欲為君書道德但願此石不用鵞　宋无端石硯詩千年嵒璞斬新硎一片琳腴截紫青雲漢帶星來玉匣墨池蒸雨出滄溟煙開霧斂天晶彩海静江澄地典型要與陶泓作佳傳老磨松液寫黄庭　許有壬謝李惟中貺未央宫瓦硯詩甄官陶瓦極能事鉛丹細擣咸陽泥人間購

求作珍玩礱磨為硯尤瑰奇體呈全璧徑尺許泓開新月才一眉堅如鐵石潤如玉墨聲瑟瑟松風吹楮生毛穎賀得友坐令几案增光輝 張憲玉帶生歌鸞刀夜割黒龍尾硯作端溪蒼玉子𣏌鑌鐵面一尺方紫霧紅光上書几銀絲雙纏玉腰圍翡翠青斑繡紫衣金星鸜眼不敢現案上墨花皆倒飛景炎丞相魁龍牓撫玩不殊珠在掌抱遺老人生計拙愛把文章寫忠烈霜毫一夜電光飛不必矮桑重鑄鐵 明宋濂灘哥石硯歌鬼

工雷斧琢削古天先電彩生新容衮將四尺廣踰半作鎮弗遷猶華嵩涉唐入宋歲三百但見寶氣浮晴虹方今聖人重文獻氊蒙舟載來江東風磨雨濯露精彩奉勅舁入文華宮宮中日昃萬幾暇侍臣左右咸雲從紫端元歙盡斥去欣然為此回重瞳重瞳一顧光照日天章奎畫分纖穠有才沈薶恨已久石如能語誇奇逢願將斯硯傳萬世什襲不下古鼎鐘上明文德化八極下書寬詔蘇疲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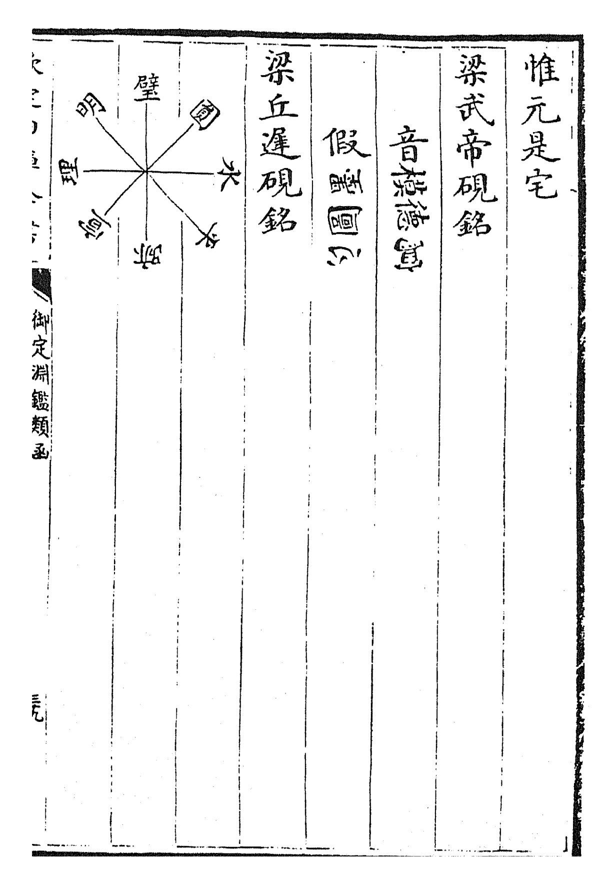
原賦晉傅休奕硯賦採陰山之潛璞簡衆材之攸宜節方圓以定形鍜金鐵而為池設上下之剖判配法象乎二儀木貴其能軟石美其潤堅加彩漆之膠固含沖德之清玄　增唐張少博石硯賦温潤稱珍騰異彩而玉色追琢成器發奇文而綺班蓋求伸於知已爰待用于君子將吮墨以濡翰乃操觚而汲水或外圓兮若規或中正兮如砥匠石流眄藻熒生輝象龜而負圖乍伏如鵲之銜印將飛撫之類磬發音音對之若鏡開新色既

垂文以呈象亦澄瀾而漬墨用之漢帝常同彭祖之席
存之魯國猶列宣尼之廟　黎逢石硯賦琢而磨之其
滑如砥欲精研而染墨在虛中而貯水水隨暈而環周
墨浮光而黛起成器尚古徵闕里於素王匠法增華參
會稽之內史一拳之石取其堅一勺之水取其淨對此
大匠厠諸洪筆見珍於殺青之辰為用於草玄之日
原頌魏繁欽硯頌有般倕之妙匠兮倪詭異於遐都稽
山川之神瑞兮識璿璣之内敷遂縈繩於規矩兮假下

氏之遺模擬渾靈之肇制兮效羲和之毀隅鈎三趾於夏鼎兮象辰宿之相扶供無窮之秘用兮御几筵而優游

原贊魏繁欽硯贊方如地象圓似天常或薄或厚乃圓乃方斑采散色漚潤毫芒黙黛文字曜明典章施而不德吐惠無疆漸漬甘液吸受流芳

原銘魏王粲硯銘昔在皇頡爰初書契以代結繩民察官理庶績誕興在世季末華藻流淫文不為行書不盡心淳朴澆散俗以萌沈墨連翰染榮辱是若念兹在兹



惟元是宅

梁武帝硯銘

音樹德寶

假[illegible]圖[illegible]

梁丘遲硯銘

增宋蘇軾孔毅甫龍尾硯銘澀不留筆滑不拒墨瓜膚而縠理金聲而玉德厚而堅足以閱人於古今朴而重不能隨人以南北　又鳳咮硯銘帝規武夷作茶囿山爲孤鳳翔且嗅下集芝田啄瓊玖玉乳金沙發靈竇殘璋斷璧澤而黳治為書硯美無有至珍驚世初莫售黑肩黃眼爭妍陋蘇子一見名鳳咮坐令龍尾羞牛後又端硯銘與墨為入玉靈之食與水為出陰鑑之液懿矣茲石君子之側匪以玩物維以觀德　又程公密子

石硯銘孰形無情石亦卵生黄胞白絡孕此黝頳巳器不死可候雨晴天畀夫子瑞其家庭　黄庭堅硯銘制作淳古可使巧者拙夸者節性質温潤可使躁者静戾者聽　唐庚古硯銘序硯與筆墨出處相近獨壽天不相近也筆之壽以日計墨之壽以月計硯之壽以世計其為體也筆最鋭墨次之硯鈍者也豈非鈍者壽而鋭者天乎其為用也筆最動墨次之硯静者也豈非静者壽而動者天乎吾於是而得養生焉銘曰不能鋭因以

鈍為體不能動因以靜為用唯其然是以能永年　雀

鷗古硯銘知其白守其黑似老學不厭教不倦似孔其

實墨家者流摩頂放踵　明方孝孺硯銘其體剛肖乎

乾其用靜法乎坤惟德全永長存　唐順之銅雀硯銘

昔惟瓦藏歌女貯舞馬今維硯侑圖史承鉛槧嗚呼其

為瓦也不知其為硯也然則千百年之後委擲零落又

安知其不復為瓦也　又小硯銘大者凝然利以居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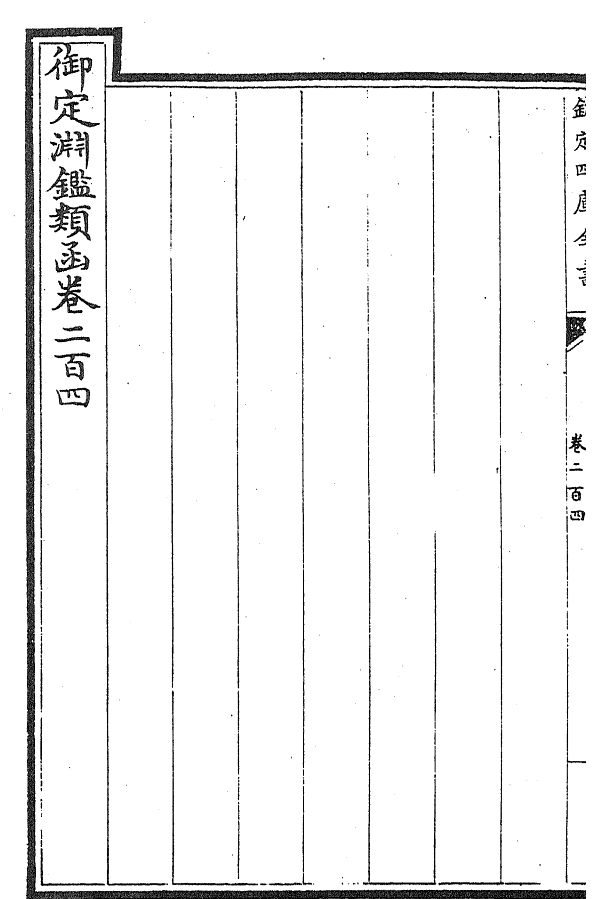
者碥然利以行不有居者牆壁户牖誰與供十年之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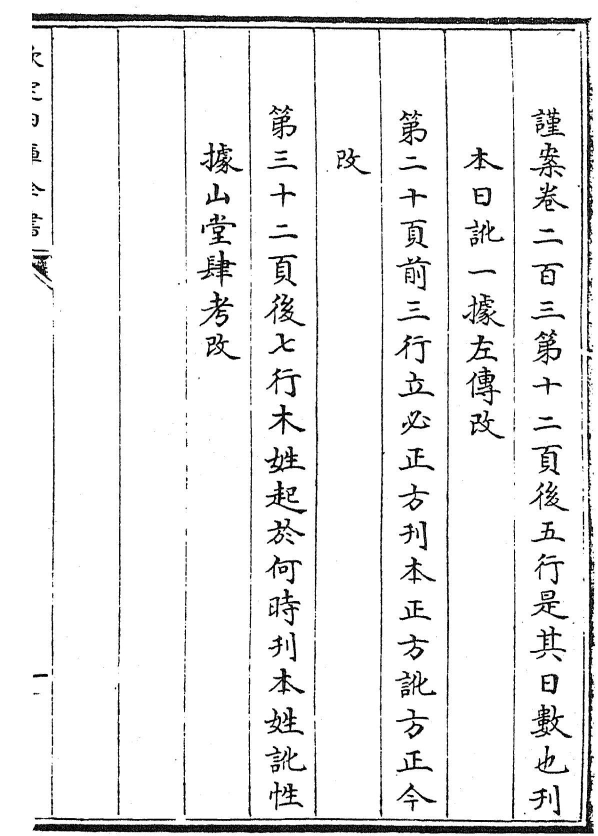
述不有行者蒼山白水誰與收五岳之精英
增傳宋蘇軾萬石君羅文傳羅文歙人也其上世常隱
龍尾山及文資質温潤縝密可喜里人石工見之曰此
邦之彥也乃相與定交磨礱成就之武帝方向學喜文
翰文由中書舍人毛純薦上望見異焉曰古所謂玉質
而金聲者子眞是也使待詔中書每有詔命典策必使
文潤色之然後琢磨以墨卿謀畫以毛純成以受楮先
生使行之上嘗歎曰國寶也然厚重堅貞行無瑕玷其

後于闐進美玉工使以玉作小屏風賜之并賜高麗所獻銅瓶為飲器工思其功封文號萬石君文為人有廉隅不可犯喜與老成知書者遊體有寒疾每冬月侍書輒面冰不可運筆上時賜之酒然後能書元狩中詔舉賢良方正淮南王安舉端紫以對策高第待詔翰林超拜尚書僕射文浸不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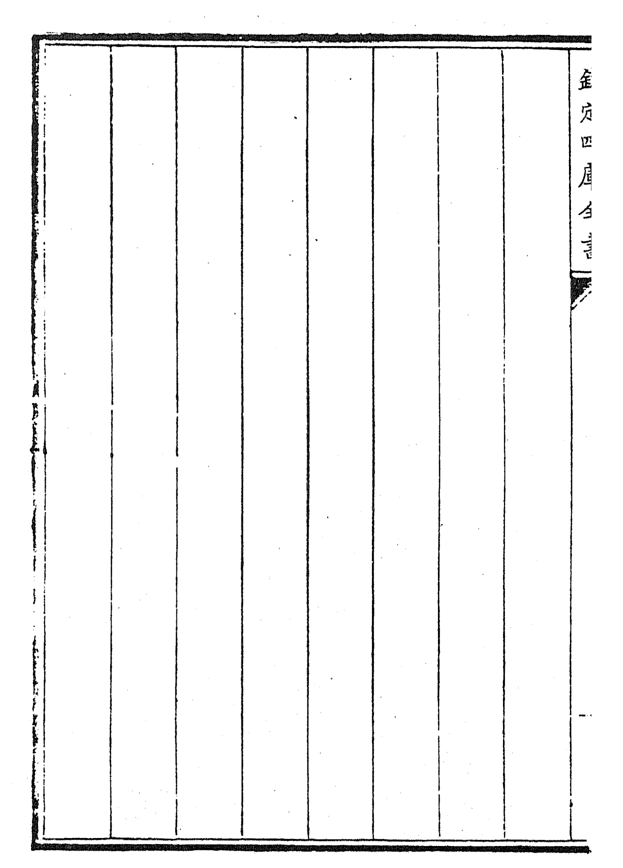
增諾□鄭東山撰石鄉侯石虛中除翰林學士誥風範端凝面目嚴冷巧匠斲山骨剖元化之精英擲地作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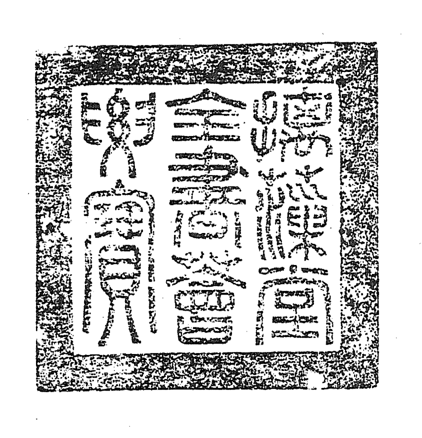
聲露斯文之圭角廉而不劌澤乎其容圓成規方成矩凜若通才磨不磷湼不緇屹然雅操抱茲端溪之璞宜成孔席之珍日高丈五影動花軏夜草制三風生玉署若賓儀之清以介與楊億之勁而剛是以似之與其潔也可依前石鄉侯除翰林學士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四



謹案卷二百三第十二頁後五行是其日數也刋
本日訛一據左傳改
第二十頁前三行立必正方刋本正方訛方正今
改
第三十二頁後七行木姓起於何時刋本姓訛性
據山堂肆考改





總校官庶吉士　臣　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　臣　王福清
校對官庶吉士　臣　陳崇本
謄錄監生　臣　單勉中
謄錄監生　臣　楊師曾